

成均大司成冊爲協贊開國功臣尋遷左散騎常侍二年擢中樞院左副承旨明年拜中樞院副使玉城君累歷僉書中樞院事藝文館大提學太祖薨守陵三年擢叅贊議政府事後封玉川府院君至是卒賻米豆四十石葬以一等敵温柔敦厚謹言篤行位愈高而心愈下人以比唐之婁師德謚文僖學勤好問文小心畏忌僖子仁統○已亥朝新宮○賜六代言毛衣毛冠○以右議政鄭擢爲都城修築都監都提調增置提調三十三使副使判官錄事并百九十人初兵曹叅判李明德主其事發諸道丁夫搃四十三萬代言等啓于上曰竊考太祖初定都漢陽築城丁夫二十餘萬今則修之耳何若是之多耶上啓太上王命減之明德固執前議太上王命三議攸議之皆請減乃減十餘萬於是實簽丁夫京畿二萬一百八十八名忠清道五萬六千一百十二名江原道二萬一千二百名黃海道三萬九千八百八十八名全羅道四萬九千一百四名慶尚道八萬七千三百六十八名平安道四萬三千三百九十二名咸吉道五千二百八十八名三十二萬二千四百名工匠二千二百一十一名每一差使負兼領三邑軍又令諸道經歷并領其道軍赴京領軍經歷守令九百十五人○太上王移御壽康宮

○禮曹啓 永寧殿移安儀曰其日宗室以下文武群官各司各具朝

服詣宗廟門外序立於道左候 宗廟告遷訖大祝官闈令先匱

穆祖室神主安於腰輿二主各一腰輿繼在腰輿前肩在腰輿後奉引而出群臣鞠躬過則

平身隨至 永寧殿神輿入自正門群臣止於門外候神主匱入安訖退大祝官闈令奉

神主匱安於龕室其本室等物并移於遷所腰輿等退宗廟令典祀官設饌獻

官行安神祭其具饌行禮并如朔望儀 ○庚子雷 ○上從宮中道朝壽

康宮 ○禮曹啓本朝諸祀儀式云先王神主大祝出納先后神主宮闈

令出納自高麗至今臨時以宗廟祿官為宮闈令謹稽古制唐宗廟儀

云帝主大祝出納后主宮闈令出納職官考云宮闈令以宦官為之三

品以上時享儀云祝及奄人以次出神主宋大廟后廟宮闈令三人以

內侍充之自今宮闈令以宦官為之從之 ○禮曹啓 穆祖永寧殿移

安後安神祭依大享例從之 ○辛丑朝壽康宮遂奉 太上王還御新

宮 ○仇敬夫還自遼東言韃韃兵四十萬屯於瀋陽路遼東城門晝不

開易換馬送北京中路見虜四百餘匹 ○禮曹啓 恭靖大王功臣配

享及祠堂告祭依 太祖附廟時例施行從之 ○壬寅視事前此每於

歲終遣內侍別監祈福于佛宇山川謂之年終還願至是禮曹啓其狀

上目叅贊卞季良曰年終還願邀福之事崇佛之端也近者事佛之事
罷之幾盡惟先王先后忌齋未忍罷之然猶減其煩此爲寡人祈福
之事也倘有獲福之理猶爲鄙陋况於無理乎自今罷之如何季良默
然不對元肅對曰臣等固知無理然爲上祈禱未敢言耳群臣出
上謂近臣曰予欲罷之然下人未有請之者自上罷之可乎益精對曰
宜裁自聖心上納之即命罷佛宇而只祭嶽海瀆山川○以宗室石
根爲大匡輔國益平府院君仁嘉靖慎宜君○命領議政致仕李林左
議政致仕安天保領敦寧致仕韓劔依從二品科給祿○兵曹啓平安
咸吉道士官權差任事未便自今土官有闕第其才幹而望三人啓聞
下批太上王從之○命議永寧殿祭享踈數饌品豐殺及樂懸儀仗
之數朴嘗議我太祖追崇四祖乃建宗廟今當遷之祖依宋制建別
廟其祭期之踈數祭品之豐殺與夫樂懸之差等臣不敢妄議竊謂文
宣王異代追崇之聖尚且廟食萬世我四祖盛朝始廟之主當享百
世其祭期祭器樂懸之數並依已定文宣王祭禮施行謂朔望仍舊大
享止於春秋行之祭品樂懸皆如釋奠例移安時儀仗依唐代宗附廟
時遷毀廟之制用本室舊仗移安卞季良議高麗諸陵署尚備朔望况

別立廟於宗廟之西以安四祖崇奉之至也然祭之踈數則不可
 與宗廟無別朔望仍舊大享止於春秋行之如社稷例其祭品樂懸
 皆與宗廟差減朱子論四祖殿曰棟宇儀物亦必不能如宗廟之盛
 蓋別廟不可與宗廟等故朱子酌事理之輕重而言之也非謂別廟
 儀物當如宗廟之盛而宋朝不能為之也然則別廟祭器樂懸之不
 可與宗廟等朱子之意也臣不敢加損焉許稠李之剛議宋制別建
 僖順翼宣四祖殿于太祖之西隅歲令禮官薦獻三年一祫先詣四祖
 殿行禮次詣太祖廟逐幄行禮乞依宋制每歲一次行祭三年一次祫
 享于別廟朱文公論僖祖不當遷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則別廟棟
 宇儀物亦必不能如大廟之盛是乃名為尊祖而實卑之然則別廟奠
 物不可減於宗廟且宋制別廟在大殿西隅相踞甚邇無別立神厨
 而每當祫享先詣四祖殿行禮次詣大廟逐幄行禮則大廟別廟牲牢
 必無別備今別廟奠物內犧牛共用於兩廟祭時樂懸只設堂上樂朴
 嘗卞季良李之剛等又獻議唐玄宗天寶二年追尊各繇為德明皇帝
 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各立廟四孟月祭享肅宗寶應時禮儀使杜鴻
 漸請停四時享獻獻懿二祖柎于德明興聖廟後祭禮未有所考太

祖之後祧遷之主依歷代之制藏諸西夾室只於禘祭與享不可與別
立四祖殿同許稠又議求別立四祖殿以奉追崇之祖歲令禮官薦獻
三年一禘先詣四祖殿行禮太祖以下祧遷之主藏諸西夾室每遇禘
享合食於太祖之前今既依宋制別立永寧殿以奉追崇之祖其永寧
殿及太祖之後祧遷之主祭享踈數奠物豐殺一依宋制上命遷廟
只於春秋大享其牲牢祭品視宗廟○癸卯親傳宗廟原廟及諸
山陵香祝○朝新宮上壽于太上王孝寧大君補恭寧君裊益平府
院君石根都摠制李澄李湛漢平君趙洵義平君元生順平君羣生等
侍宴極歡乃罷○兵曹啓今新置京畿水軍都安撫處置使請革左道
水軍僉節制使從之○甲辰親傳宗廟告遷祭永寧殿安神祭香祝○
朝新宮○改謚益安大君芳毅爲安襄公好和不爭安甲冑有勞襄○
乙巳親傳恭靖大王魂殿先告祭香祝○朝新宮○遷穆祖神主於
永寧殿第一室陞翼祖於宗廟第一室度祖以下以次通遷將以祔
恭靖大王神主也○太上王遣宦官賜祭于玉川府院君劉敞○禮曹
啓恭靖大王配享功臣序於太祖配享功臣之下從之○丙午親
傳宗廟原廟諸山陵臘享祭香祝及恭靖大王祔廟祭香祝○朝新

宮○上遣工曹正郎李栗賜祭于益安大君芳毅曰開國定社實稀世之元勲崇德報功乃有邦之令典惟卿以敦厚雄偉之資事我太祖恭謹致孝當麗運自絕之時奮義協贊化家為國建萬世無疆之業其功固已大矣厥後姦臣擅柄挾庶圖嫡幾傾社稷禍在不測卿又仗義協謀剷除兇渠遂使天倫克正宗社載寧苟非忠孝之實夙蘊於中者其能若是哉以王室之懿親有如是之勲德雖極褒崇豈私恩耶今

恭靖大王之將祔宗廟也廣詢配享之臣僉曰卿哉允協予意是用俾

卿從祀廟庭於戲念茲恩義雖沒世而難忘享我精禋庶終天而勿替

○遣禮曹佐郎朴頌賜祭于劉敞曰為臣事上之心既誠一於終始為

君待下之禮當無間於存亡此古今之恒規而邦家之令典惟卿性成

恬靜識洞幾微以正誼明道之治經為太祖父王而納誨及其麗運

既絕歷數有歸上奉天心與群賢而定策下詢輿意扶聖祖以開邦

指誓山河勲銘金石進登銀臺之要歷參樞府之機守壽宮於稊元祗

奉宸衷之至孝封府院之崇秩豈稱元老之膚功惟予寡人纘承丕緒

允登庶政方圖任於舊人如何昊天不憝遺於一老俾令禮官而議謚

乃奠菲薄以紓情嗚呼千載風雲既密贊無疆之洪業九原窀穸宜寵荅

不昧之貞魂○丁未攝事于宗廟百官陪祭以皇伯考恭仁溫靖順孝
大王皇伯妣定安王后金氏神主祔于大廟樂章曰噫噫大王承我烈
光則篤孝友保茲東方籩豆楚楚磬管將將庶哉佑之降福無疆以安
襄公芳毅配享教曰蓋聖王之制祭法也五而一則曰以勞定國二則
曰能捍大患其勲勞之最尊顯者謂之功宗而作元祀此古今不易之
恒規非出於一人之私恩也惟卿以王室懿親才全德鉅量充慮周深
得事親從兄之實恒存尊主庇民之心真所謂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者
也昔在麗季政散民離天命民心歸于有德卿乃能扶翼我 太祖肇
造我邦家功誓山河蒞在金匱者已不細矣逮我 太祖不豫茲權伺
隙謀立幼孽禍在不測卿又能奮義協謀克清兇逆遂使綱常復正宗
社再安其豐功偉烈正如祭法之所載者不特紀于簡編銘于金石而
已也肆我 恭靖大王之將祔宗廟也訪誰可與配享者庭臣果僉以
卿應命是用俾卿從享于肇禋尚其有知歆予時命於戲竭孝盡忠既
開國而定社敦宗將禮期篤弼而成休○上詣新宮設飲福宴孝寧大
君補敬寧君袞恭寧君禔益平府院君石根義平君元生順平君群生
漢平府院君趙洵都摠制李澄李湛等侍宴○都城修築都監啓令

惠民局濟生院療治築城軍疾疫然軍數多而二司醫少未易救療請
令一差使負所掌三邑軍各率醫學生徒二三人并備藥材以來從京
醫指授療治從之○禮曹參議荅日本九州平宗壽書曰人至承書知
嚴君棄世痛悼殊深嚴君輸誠我國爲日久矣今足下善繼父志良可
嘉也所獻禮物謹已啓納茲將土宜就付回价領納○己酉上親祭
文昭殿○朝新宮○庚戌上親祭廣孝殿○太上王謁健元陵上如
中良浦設帷殿以迎張樂置酒孝寧大君補敬寧君祔恭寧君祔順平
君群生清平府院君李伯剛領議政柳廷顯左議政李原右議政鄭擢
贊成孟思誠參贊卞季良禮曹判書李之剛兵曹判書趙末生刑曹判
書李潑兵曹參判李明德都摠制權希達洪敷知申事金益精等侍宴
饋隨駕宰樞兵曹代言拜陵諸執事于帷殿之外下逮軍士皆賜酒○
西活人院提調韓尚德啓明春築城軍大集必有疫癘太祖開國之
初始築都城疫癘大興華嚴宗僧坦宣不畏癘疾盡心救恤今坦宣在
慶尚道新寧乞驛召俾令救護從之○辛亥視事上謂戶曹參判成
拚曰築城之役臨農乃罷明春京中上納租稅皆納其州以紓民力○
朝新宮○下旨于刑曹曰允死罪三覆啓者以重人命恐或差誤也今

刑曹二覆三覆時更不考元券有違立法之意自今二三覆啓時元券
備細相考定議然後啓聞以爲恆式 太上王賜酒于都城修築都監
都城修築都監啓九京外行移之事如有稽遲者二品以上啓聞論罪
通政以下本都監直斷 從之因命都提調與諸提調同議科罪○命
復吉再妻戶○壬子視事 上謂刑曹判書李潑曰刑曹所失非細故
然以自覺勿論無乃復有如此事乎潑俯伏以謝前此刑曹誤以絞爲
斬既覆啓訖乃知而更啓故有是命又謂吏曹判書許遲曰凡犯贓者
贓物現則徵之未見則勿徵已曾立法今金漸邊處厚之贓亦有未見
宜更詳之遲對曰以法論之贓物多至十數而一物見則餘皆徵之
上又曰凡斲刑再三覆奏者古今令典宜更參酌○朝新宮○王世子
習入學儀於廣延樓○禮曹啓 王世子入學儀及束脩儀入學儀曰
前一日攸司灑掃廟殿及學堂之內外忠扈衛設 王世子便次於廟
門外西向有司設 王世子版位於廟東階東南西向設執事者位於
王世子版位之後稍南西向執事者皆以學生充之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
上設贊者二人位於堂下俱近東西向北上設學生位於庭中北向西
上廟司及典祀官各率其屬入設祭器於 大成至聖文宣王充國復

聖公鄒國宗聖公沂國述聖公鄒國亞聖公神位之前每位各左一籩

實以鹿脯右一豆實以鹿醢爵一在籩豆前設犧樽一實以清酒加勺實以纂在殿上東南

隅配位酒尊即於正位尊所之東各設香爐香合并燭於神位前又設殿內東西從享

及兩廡祭器各左一籩實以鹿脯右一豆實以鹿醢爵一在籩豆前設象尊四一

在殿上前楹東一在前楹西其二分兩廡俱加勺實以纂設洗於東階東南

北向盥洗在東爵洗在西罍在洗東加勺實以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爵有坫

設執事者洗又於東南北向執尊罍篚實以纂者位於尊罍篚實以纂之後出宮

其日攸司陳設仗衛 王世子依時刻便服乘腰輿以出宮僭及諸侍

從如儀酌獻未行事前廟司及典祀官各帥其屬入實饌具畢時至學

生服青衿服贊者二人就階間拜位北向西上四拜訖就位執事者入

就拜位重行北向西上立定贊者喝四拜執事者四拜詣盥洗位盥洗

訖學生入就位執事者洗爵拭爵置於篚奉詣尊所置於坫上 王世

子服學生服出次侍衛如常儀相者引 王世子入自東門侍衛不應入者止於

門外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相者退立於左相者前贊請四拜 王世子四拜贊者

喝四拜在位者皆四拜先拜者不拜相者引 王世子詣盥洗位北向立盥

悅訖相者引 王世子升自東階左右侍衛量入從升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

舉釁酌酒執事者以爵受酒相者引 王世子詣文宣王神位前北向

立贊請跪執事者一人奉香合跪進執事者一人奉香爐跪進相者贊

請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神位前相者贊請俛伏與相者引 王世

子出戶詣配位尊所西向立執事者舉釁酌酒執事者四人以爵受酒

相者引 王世子詣復聖公宗聖公述聖公亞聖公神位前行禮並如

上儀當配位酌獻將畢殿內從享及兩廡諸神位前助奠訖相者引

王世子降自東階就版位相者贊請四拜 王世子四拜贊者喝四拜

在位者皆四拜相者引 王世子出門還便次侍衛如常儀在位者以

次出執事者俱復拜位贊者喝四拜執事者四拜訖以次出贊者二人

就拜位四拜而出束脩儀其目 王世子服學生服至學門外束帛三

酒一壺仁脩一案相者引 王世子立於門東西面陳帛篚脩案酒

壺於 王世子西南當門北向重行西上博士具公服執事者引立於

學堂東階上西面將命者出立門西東向曰敢請事 王世子少進曰

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也不德請 王世子

無辱將命者出告 王世子固請博士曰某也不德請 王世子就位

某敢見將命者出告 王世子曰某不敢以視賓客請終賜見將命者

入告博士曰其辭不得命敢不從將命者出告執籩者以籩東面授
王世子王世子執籩博士降伺于東階下西面相者引 王世子執事者奉
酒壺脩案以從 王世子入門而左詣西階南東面奉酒脩者立於
王世子西南東面北上 王世子跪奠籩再拜博士荅再拜 王世子
還避遂進跪取籩相者引 王世子進博士前東面授幣奉酒脩案者
從奠於博士前博士受幣執事者取酒脩幣以東相者引 王世子立
於階間近南北面奉酒脩者出 王世子再拜訖相者引 王世子出
就幕次以俟博士釋服升堂就座在學堂東壁下西向相者引 王世子詣博士
前講經如常儀○癸丑視事○朝新宮○都城修築都監啓曰築城軍
逃者初犯則杖一百再犯則斬 太上王 從之○甲寅上上壽于
太上王讓寧大君提孝寧大君補敬寧君排恭寧君裊清平府院君李
伯剛平壤君趙大臨宜山君南暉雲城君朴從愚鈴平君尹季童漢原
君趙璿各獻豐呈益平府院君石根義平君元生順平君群生光祿卿
權永均等亦侍宴入直宰樞兵曹堂上代言賜宴于外廳下逮軍士皆
賜酒初昏命兵曹代言皆入獻爵夜至二鼓極懼而罷○初上封世子謂
代言等曰人生八歲入學古之制也今世子年八歲須以今年之內擇

日入學至是 世子備儀衛率詹屬至成均館以儒服入大成殿酌獻于文宣王及四配位令學生分獻十拈與東西廡行東脩禮于博士世子陞堂講小學題辭還詣新宮侍宴 上命饋學官與學生時卓慎以蕪成均司成爲博士○命還給李居易之子伯寬伯信儼等告身○乙卯視事○朝新宮○王世子始開書筵戶曹啓曰明春州郡上納租稅皆納其本邑忠清道近京州郡請令依舊納上 上曰以功役方興故欲紓民力忠清道近京州郡亦皆赴役何必令直納乎○初禮曹判書許稠建議臧獲告主者勿問虛實皆處斬以厚風俗 從之至是刑曹啓婢夫奴妻亦在臧獲之例然與臧獲有間罪同未便婢夫奴妻告主者請於本律加等論罪 上曰初予考而致然如有正律當從律文○丙辰視事○朝新宮○命禮曹曰永寧殿祭禮與政府諸曹更議以聞○囚右獻納曹尚于義禁府尋罷之以夜犯巡牌也○丁巳視事○朝新宮○戊午 上與世子朝新宮世子還宮 上侍太上守歲于新宮置酒奏樂讓寧大君提等侍○濟州牧馬多至萬餘匹前此本島地暖冬無積雪是歲寒甚雪深至五六尺馬多凍死○京城疫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十五

四年未樂二春正月己未朔 上及世子朝新宮行四拜禮獻表裏及

鞍馬宗親耆老文武二品以上及入直護軍以上詣宮庭賀 上還宮

率群臣賀 帝正以日食命停百官賀禮百官獻表裏鞍馬諸道亦進

箋獻方物○日食 上以素服御仁政殿月臺上救蝕侍臣侍衛如儀

百官亦以素服會于朝房救蝕日復光 上下皆向日四拜以術者李

天奉推步先一刻杖之○庚申 上朝新宮上壽讓寧大君提孝寧大

君補敬寧君裊恭寧君裊益平府院君石根義平君元生順平君群生

及趙洵李澄李湛等入侍○辛酉 上朝新宮 太上王設酌諸宗親

入侍讓寧還利川第○壬戌視事○朝新宮 太上王及 上打毬于

內庭孝寧大君及裊石根元生群生趙洵李澄李湛權永均等入侍

○遣知司譯院事林密管押補數馬二百四十一匹如遼東每運馬匹

至遼東都司輒加點退故追補其數○癸亥 上朝新宮遣使賜祭于

宜寧府院君南在興安君李濟宜城君南閻等祠堂告以將配食 太

祖廟庭諡閻剛武強毅果敢剛克定禍亂武濟景武者意大慮景克定

禍亂武憲府上書言閻濟得罪誅死不宜配享疏上留中不下賜在教

世宗實錄卷第十五

曰創大業之主必賴間世之賢樹豐功之臣當享無窮之報茲乃公義
非私恩也惟卿學通古今識炳幾微以豁達之高懷蘊經濟之長策當
麗運之既衰知天命之去就乃與群公決議定策推戴 聖祖化家爲
國拯斯民以濟時肇開億萬年無疆之休其爲功烈豈不偉歟廣詢配
享之臣僉曰卿哉今當春祀之舉躋配我 太祖從祀廟庭以答殊勲
想其有知膺予時命教問曰佐運開邦入臣之茂烈記功作祀國家之
恒規惟卿以英邁之資抱經濟之略識達治體明炳幾先當麗運之既
衰知天命之有歸首建大策推戴我 聖祖肇造丕基克成不世之功
丕續無疆之休載在盟府昭然可考是用躋卿配我 太祖俾從祀于
廟庭以答殊勲膺予時命於戲嘉乃丕績庸極備於褒崇相我 先王
宜永肩於篤弼教李濟曰翊運開邦克成不世之功報德推恩當致非
常之寵惟卿以雄偉之資爲我家甥舅之親夙夜恪恭以事 太祖當
其麗運既衰政教陵夷天命人心集我有德卿能仗義決策推戴我
太祖肇造家邦以拯生民之苦以基萬世之休其殊勲偉績悉載盟府
追記往行在予一人肆舉從祀之儀庸示酬勲之典於戲念茲戎功修
禮祀於有永相我先后祐洪業於無窮○予知哈伐同哈來獻土物○

太上王問兵曹曰天寒如此都城修築諸道軍人在途無乃有凍死者乎對曰諸道各差守令專委率來必不使至於凍死 太上王曰縱不能築城豈可使赤子凍死乎乃命分遣知印于諸道諭領軍守令曰毋以程期爲念風寒則屯宿嚴備新火日煖乃行勿令一民凍死若有凍死者具錄以聞○甲子禮曹啓謹按高麗詳定禮出於唐制禘祫儀注配享功臣位次隨其平日所事 先王位次各爲一行第一行設 太祖功臣第二行設二世之君之功臣第三行以下倣此今我朝配享功臣位次乞依高麗之制第一行設義安君和平壤府院君趙浚宜寧府院君南在興安君李濟青海君李之蘭宜城君南閭漢山君趙仁沃神主第二行設益安大君芳毅神主從之○太上王納李氏于宮中李氏稷之女早寡時年三十三矣又納寡女李氏云老之女也○丙寅 上從內道詣宗廟以時服謁 廟宿齋殿是日南在李濟南閭子孫各奉神主來詣廟門外幕次○丁卯 上以祭服率文武百官行春享大祭如儀○命判府事韓長壽行祭于永寧殿○以南在李濟南閭配享 太祖廟庭教曰應運開邦必賴興王之佐惇宗稱禮當躋配食之臣若稽舊章率循是道咨爾宜寧府院君南在興安君李濟宜城君南閭或王

室之懿親或世家之昆季間世而生俱爲人傑昔在丙鹿失御乾龍潛躍天求一德誕作民主乃能炳燭幾先推戴 聖祖克成厥功肇造家邦其英名偉績載在盟府者雖使蕭張相漢房杜造唐豈肯多讓乎彼哉功侔諸臣既皆從祀而卿等不與追惟舊勲俾躋配享于清廟嗚呼念茲膚功實爲無疆之永賴相我 皇祖共享百歲以不遷○上朝新宮有司獻膳肉于新宮行飲福禮 太上皇謂近臣曰主上言當祭不失一禮予甚喜之歡甚乃罷賜享官及諸執事宴于議政府○戊辰上朝新宮○以鄭萃爲右獻納○命同副代言郭存中奉宣醞往修城都監勞提調等○司憲執義朴安臣等上疏曰永樂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奉教條款有云守令近民之職民之休戚係焉曾犯非法殺人者勿復舉用如有薦舉者罪及舉主伏見宋希璟曾任錦山郡枉刑殺二人今知咸陽郡事乞收成命勿使臨民以嚴其法 不允○己巳視事朝壽康宮○命義禁府提調鞠問張允和贓物○太上王及 上帥宗親打毬于內庭○庚午 太上王幸壽康宮 上進見張樂置酒擊毬于內庭雉入御厨太 上王恠之即日還新宮○辛未視事 上朝新宮○遣戶曹叅議許咳如京師進馬籍奏告易換馬一萬匹已畢解送

○上命張允和所犯事在赦前者勿推○壬申視事○朝新宮○宥李稷遣其子前少尹師厚如星州召還 太上王謂近臣曰李稷非其身有所犯也以議廡致庸之罪失於輕耳然在政府發言則非其心懷謫諫也予於其時方惡閔氏不忠而無恤乃稷之督故遂并稷而惡之然本非真犯是以召還耳非以其女之入宮中故也○都城修築都監都提調左議政李原右議政鄭擢提調長川君李從茂判府事朴子青工曹參判李蕺等會議經營之事子青自以爲慣於工役不議諸左右而擅自區處畫策多不合宜兩議政曰提調非獨判府事也何故不僉議而擅行事乎變色不言而出令都監副使裴桓具啓于 太上王太上王命告于 上上曰議政予所敬重也子青安敢如此無禮雖無子青豈不能修築都城乎即命子青歸私第○以築城祭告于木覓白岳之神

○癸酉朝新宮○始修築都城

太上王遣都摠制權希達

上遣摠

制元閔生奉宣醞勞提調于大平館開肅清彰義二門以通軍人出入之路置救療所四處于都城東西命惠民局提調韓尚德率醫六十人大師坦宣率僧徒三百名救療軍人之疾病傷折者又命前留後呂稱檢校參贊許循監之○甲戌月食 上御內殿救食○朝新宮 太上

王曰軍人夜役則必不勝其苦矣乃令每日人定時於鍾樓放直上火
監役官等視此罷役罷漏後復赴役又令義禁府巡察禁行夜役人不
困苦矣時領軍守令等各務速成役民不休故有是命○都城修築都
監啓都城水門數少前年暹雨川水漲溢川邊人家或有沉溺在前北
邊水門三間加一間南邊水門二間加一間造築上從之仍命人力
有餘則川之左右皆築石開川○乙亥視事○朝新宮○宣旨都城修
築後倘有一石頽落者即令各其方面監督官修補並皆論罪○太上
王召盧閑請闕傳旨曰卿本以疑事得罪吾今宥之可於京外任便居
住司憲執義朴安臣上疏論其不可留中不下○有顛狂老嫗夜由昌
德宮廁竇以入獲嫗歸之下司鑰韓得敬于義禁府獄免其任○丙子
朝新宮仍置酒太上王令宗親打毬賭帑都摠制李澄得馬一匹○
太上王之女適卒都摠制鄭鎮之子孝全王女即慎寧翁主辛氏出也
○兵曹啓大小負人以闕內飯食餽餘與從人因致失器且主僕同器
而食未便自今從人各以私器受餽餘從之○丁丑視事○朝新宮
○兩上率宗親打毬于內庭○開國定社佐命功臣鐵城府院君李原
等上言去庚辰歲芳幹作亂之日結城君張湛相應而從逆亂之罪宜

置於法得保首領而死亦云幸矣而乃不收錄券使其家食功臣之田
役功臣之奴甚有乖於大義乞追奪其職牒錄券收其田及奴婢以爲
人臣不忠者之戒 宗社幸甚 從之○戊寅視事○朝新宮○宣旨
爲我所設諸醜悉罷之○司憲府執義朴安臣等上疏曰曩者李居易
父子以收奪兵權忿怒驕縱政府功臣六曹臺諫累請其罪我 太上
王殿下特施寬仁止令禁錮子孫今又還伯寬等職牒其於誅討亂逆
之義如何伏望斷以大義還收職牒仍前禁錮以爲亂賊之戒 不允
○司諫院右司諫沈道源等上疏曰張允和身爲監司不體澄清之任
惟利是圖親犯貪污恣行不法故下命有司推其所犯庶快南民之憤
其所犯既以宥前而勿問其龍安載船驛吏輸轉之物與其衣籠之類
守令官吏物件名目明白納招文案已成現獲亦多此乃正贓已見之
事不可不徵也既免罪戾又不徵沒安所懲哉伏望其已見贓物更下
攸司一皆徵還以懲贓吏以戒後來 上曰允和前爲 太上殿近臣
貪污如此予甚疾之然宥前所犯不可問也○己卯視事○刑曹啓續
典節該允欲告寃者京中主掌各司外方守令監司不爲究治具告憲
司亦不究治乃來擊鼓上項官司不爲究治者照律坐罪誣告者反坐

越訴者亦依律論罪近來誣告及越訴者並皆治罪其不爲究治京外
官吏則不并治罪因此所當受理之事亦不致察便退訴狀以致亂雜擊
鼓未便今後擊鼓者下攸司分揀如有當受理而退狀者依六典罪其
官吏 從之○司憲府啓令都城修築監役各道首領官及守令等
依式供給外多備酒肉連續輸來各面提調郎廳及京中朋伴任行饋
餉各官捲牌頭目色吏等亦於管下軍人抑斂作弊且各道守領官差
使貧等爭相誇功數外丁契加抄而來違教過時役使以致因病者或
有之請本府檢察治罪 從之○領議政府事柳廷顯等上言盧閑儻
附亂逆所犯匪輕特從輕典置之畿內以便其生 聖恩極矣今許於
京外任便居住有違邦憲乞依舊安置李居易所犯關係宗社永世所
不宥其子伯寬等特蒙寬典各於外方自願居生斯亦幸也今還給職
牒使居京中失於懲惡之義乞收還伯寬伯信儼等職牒俾處外方以
戒後來○庚辰 太上王及 上幸景福宮置酒奏樂打毬孝寧大君
敬寧君恭寧君及元生群生石根趙洵李澄李湛權永均入侍○太上
王召贊成孟思誠曰李居易所言之事非忘我其實愛我也且其時書
雲觀於天灾地怪歷言其應居易感於其說耳况其時伯寬伯信雖竄

于外清平與儼皆在京中若有罪雖駙馬何免哉盧開之事其時以閔氏之故並逐也卿等更勿言也○遣義禁府鎮撫韓有紋于慶尚道就鞠觀察使崔士康執判晉州牧事尹普老星州牧使李之柔判固城縣事姜自明以來以築城軍遲緩發送也○辛巳御經筵講中庸○朝新宮○兩上率宗親打毬于內庭○初上命義禁府與三省委官雜治張允和所犯繼有旨赦前事勿諭義禁府啓允和赦後所犯監守自盜律應杖一百徒三年右臂膊上刺盜官物三字命除刺字決杖一百放歸田里允和初聞事覺以魚鱗脯滷花盆二船賄朴嘗等朝中權貴以求免○壬午視事經筵○朝新宮○兩上率宗親打毬于內庭○遣都摠制權希達同知摠制李隨賈兩殿宣醞如興德寺勞築城東面諸提調摠制李順蒙邊頤如支天寺勞西面諸提調○日本國九州節度使源義俊遣人來獻土物乞還對馬島人之拘留者隆摩州藤源賴肥州田平殿源省等亦使人來獻土物乞還拘留倭○癸未視事經筵○朝新宮○右司諫沈道源等上疏曰李居易不忠之罪國人所共知也廢爲庶人禁錮子孫而不蒙顯誅得保首領固臣民之所共憤也今者其子伯寬伯信及儼等特蒙恩宥還受職牒憲司具疏申請未蒙允俞

臣等竊念以不忠者之後既為禁錮尋復蒙宥叛逆之臣安所懲乎伏望還收職牒放黜禁錮以為人臣懷二心者之戒宗社幸甚疏上留中不下○李稷至自星州太上王遣宦官金重貴迎于漢江稷詣新宮太上王使孝寧大君補漢平府院君趙涓傳旨諭以召還之意稷泣謝○司憲府啟前判定州牧事邊處厚曾任襄陽時衙中所藏麤布九十匹乾魚百五十首鹽十斗等物來處不直荅通又以衙中乾魚及官中乾魚并百五十首海養四十束換生繭六石私用又收巫女鍤鐵十一兩并衙中鍤鐵造鍤鉢私用又密買境內洛山寺真水精念珠二十一枚又請益于境內山城浦萬戶李養脩換絲花及楮辭連各人明白納招而處厚不承請收職牒鞫問上以犯在赦前命勿論○甲申視事○朝壽康宮○兩上率宗親打毬于內庭○改啟命殿為穆清殿避高麗始祖眞殿號也○還賜李稷職牒及功臣錄券稷之未竄也白于太上王曰臣末路運蹇今恩榮已盛願乞骸骨太上王曰何必然也易具進退消長之理卿其讀易可以保終及不請庶致庸之罪李天祐柳廷顯等固請斥之其被逐也曾無憂戚之容在星州八年杜門謝客日夜讀書被召而來也又無喜色○兀郎哈指揮加伊主千戶所

乙之等來獻土物給縣布七匹○乙酉視事○謝恩使申浩朴齡副使
李孟甸等回自北京○丙戌御經筵○朝新宮○蟲食齊陵松葉遣唐
城君洪海同知摠制許權發開城留後司人丁捕之且令栽松○慶尚
道靈山縣地震○丁亥親傳社稷 宗廟啓聖殿文昭殿廣孝殿健元
陵獻陵文宣王朔祭香祝○視事御經筵○朝新宮○兩上率宗親打
毬于內庭○廣孝殿欄墻內有遺矢下殿直任孝仁金孟本于義禁府
杖孟本八十孝仁以功臣之子只罷其職○遣同副代言郭存中賫宣
驅慰修築都監提調○二月戊子朔 上御仁政殿受群臣朝 元敬
王太后之薨也 上雖行期喪終制未嘗御正殿受朝至是始受朝然
正至誕日猶不受朝○司憲府執義朴安臣等上疏曰竊謂廉致庸以
前朝亂逆之裔幸蒙 太上殿下再造之仁位至高官及其奴婢屬公
之際輒以誣妄不道之言加于 聖上叛逆不忠甚矣為人臣子者所
當憤切而請罪以加顯戮李稷位居議政敢以私好之情非唯不請其
罪反沮請罪之議其黨於叛逆以背君父之情見矣但以 太上殿下
寬仁大度不置於法得保性命亦云足矣乃今召還仍給職牒錄券遂
使不忠之輩無所懲戒實爲未便伏望 殿下斷以大義明置於法

宗社幸甚○司諫院右司諫沈道源等上疏曰李穰身為大臣實同休戚陰懷二心黨於不忠罪莫甚焉得保首領安於鄉曲大小臣僚尚有餘憤特垂息宥召還京師給其職牒錄券盧閉既以重罪久黜于外亦令赴京聞者見者莫不驚該臣等竊念人臣身犯不忠反蒙恩宥則為惡者無所懲矣伏望 殿下斷之以法以慰人臣之望○臺諫面對便殿合辭請李穰伯寬等罪 上曰李穰處事差誤耳非畜不臣之心也居易罪重則李佇李伯剛雖為駙馬 太上豈不處之而否者罪本輕也李佇等如彼伯信等獨無免歟朴安臣曰向不請李佇伯剛之罪者實以割恩望於君父難矣豈云無罪○領議政柳廷顯面啓曰他人有心實難忖度然言為心聲李穰言涉不忠心可知矣盧閉罪在不赦二人之罪在人耳目惟 殿下裁之 上曰 太上嘗言李穰罪輕庶可召還幸今事機適會故召還耳蓋指納女也○韓有紋執尹普老李之柔姜自明以來 命下義禁府○賜回回沙門都老米五石○義禁府啓內資判事李堂注簿趙講等 廣孝殿供上不潔進排律應杖六十 從之命勿收職牒○命禮曹截 恭靖王真于尚衣院○已丑視事○朝新宮○兩上打球于內庭孝寧大君敬寧君恭寧君義平君順

平君及石根趙洵李澄李湛洪敷李皎權永均入侍○賜都城修築軍
領役各道首領官差使負等酒○庚寅御經筵○賜成均館學堂學官
學生酒及魚肉○刑曹啓永樂十八年九月禮曹受教節該唐太宗
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爲何患不發使奴告之自今奴告主
者勿受仍斬之願自今臧獲告主依此區處又朱文公言於朝曰願陛
下深詔中外司正典獄之官凡獄訟必先論親疎長幼之分然後聽其曲
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陵尊者雖直不佑其不直者加凡人之坐願
自今府史胥徒告其官吏品官吏民告其監司守令者所告雖實非事
關宗社及非法殺人則在上者置而勿論在下者加凡人之坐論臣等
參詳奴曰臧婢曰獲一說婢夫曰臧奴妻曰獲大明律奴婢告家長杖
一百徒三年但誣告則絞僱工人減一等本朝永樂五年議政府受教
各居婢夫以僱工人論今奴婢及婢夫奴妻並以斬論有違時王之制
然奴主分嚴綱常所係願自今奴婢告主者勿受依誣告律處絞婢夫
奴妻告主者勿受杖一百流三千里且府史胥徒之告官吏品官吏民
之告監司守令者受而理之知所告之虛實然後在上者不論訴告者
加罪未便請自今非干係宗社及非法殺人者勿受杖一百流三千

里從之初許稠為禮曹判書上此啓 上亦以為然下政府諸曹議之

柳廷顯朴嘗李原等力非之曰如此則守令益無所忌民不堪也魏曰

守令所為暴於千萬人之耳目雖不使吏民言之豈得不露嘗言於

太上曰臣老矣如得蒙允死當瞑目矣因下淚 太上感其言即從之

○辛卯封 太上王女為淑真翁主即適孝全者也李氏為慎順宮主

即稷之女也李稷為星山府院君鄭孝全嘉善大夫日城君李孟昉禮

曹參判趙候慶昌府尹罷判江陵大都護府事沈寶寶嘗為功臣都監

使濫用官物至是事覺以功臣之子只罷其職○上朝新宮○兩上率

諸宗親打毬于內庭○壬辰視事○朝新宮○囚昌寧縣監金師礮靈

山縣監金臺賢于義禁府以抄送築城軍不及期也○杖尹普老八十

收其職牒○王旨赦者所以宣布德意蕩滌瑕穢使開自新之路前此凡犯

贓者以贓物現推至於刑問誠為未便自今赦前發覺已見正贓及赦

後捉獲正贓還官主其正贓未現者勿推○慶尚道龍宮醴泉地震○

癸巳御經筵○朝新宮○兩上率宗親打毬于內庭○甲午朝新宮○

兀郎哈千戶金甫老來獻土物○杖李之柔姜自明金臺賢金師礮等

八十收其職牒○杖倭掠私船一艘于狷島○乙未遣判漢城府事吳

陞如京師賀聖節 上率百官拜表如儀賜陞衣及靴笠○朝新宮○
兩上率宗親打毬于內庭仍置酒動樂入夜乃罷○太上王召趙末生
金益精曰芳幹身犯大逆群臣請置於法予以骨肉至情且以 太祖
有命不忍置之於法其子孟宗多詭謀芳幹舉兵之日都承旨李文和傳
上旨于方幹孟宗逆言恟之及芳幹兵敗棄父而逃今芳幹既沒孟
宗在洪州其召三議政議移置之處翼日召柳廷顯李原鄭擢議之廷
顯等皆請置於法 大上王曰吾欲移置耳置之於法非吾志也復請
不允命置幽僻之處廷顯議移置安東命遣宦官于洪州視之以洪
州城固禁防嚴密遂不徙○命錄各年犯罪京外官奴婢定屬者緣坐
為奴婢者徒年付處安置者生歿以聞○宣旨海門防禦不可不嚴修
治器械申嚴號令常如敵至使賊不敢生窺伺之心有國之常事也今
者水軍都安撫處置使及各浦千戶萬戶以倭奴誠心歸附視同邊民
或遇使船商舶略無警備萬一有變豈不見敗自今雖使船商舶所到
各浦必設備示威先使小船往問來由覈實然後乃許前來毋得似前
怠弛○丙申親傳文宣王釋奠香祝○視事○朝新宮○都城修築提
調檢漢城朴春貴卒賜棺槨及米豆一十石○都城修築全羅道高興

軍人三十五名失火命量給糧米○宣旨慶向道星州軍人三百三十
二名昌寧一百名玄風八十八名靈山六名等至今不至其令義禁府
遣官就鞠監司以聞○全羅道靈光郡地震○丁酉視事○朝新宮○
兩上率宗親打毬于丙庭○太上王分遣兵曹郎廳檢察病軍救療狀
兼察留置病軍於軍幕不送救療所者○司憲府執義朴安臣等上疏
曰金漸盜官物奪民財賣官鬻獄受賂貨殖無所不至計此六職死有
餘辜邊處厚監守自盜辭證既明當受其罪會赦得免幸矣至若仍帶
本職齒於宰相之列則一國臣民莫不痛憤且如官吏犯職與無知犯
法者罪固有間矣今此二人俱犯贓汚而乃得原免實爲未便伏望並
收職牒永不叙用以激士風命收漸職牒○戊戌御仁政殿受朝御便
殿經筵○朝新宮○兩上率宗親打毬于丙庭○禮曹啓 穆祖孝妃
二位已爲遷廟其忌辰停朝設齋宜罷 從之○咸吉道觀察使啓道
內安邊浪城浦龍津曹至浦定平微塵浦北青者外浦吉州多信浦等
處分泊道內兵船右各浦僉節制使及萬戶除兼任民官兩浦并一萬
戶差定專任考察以實防禦 太上王從之○己亥視事○朝新宮○
置嘉禮色禁中外婚嫁命頒議政柳廷顯左議政李原右議政鄭權

吏曹判書許遜禮曹判書李之剛兵曹判書趙末生知申事金益精等
爲 太上王擇可爲嬪媵者然德色全者未易得而太上王 亦不欲
竟不納○召還黃喜于南原○刑曹啓芳幹旣死其子孟宗及妻子家
內率居奴婢等猶受公料未便乞除其奴婢命給芳幹妻子奴婢并八
口及孟宗妻子奴婢并六口料其餘奴婢分給京中芳幹女子等○庚
子御經筵○朝新宮○兩上率宗親打毬于內庭○正朝使通事葉孔
賁回自北京言達達侵擾邊鄙道路不通○辛丑視事○親傳 宗廟
啓聖殿文昭殿健元陵廣孝殿獻陵文宣王望祭香祝○朝新宮○典
農寺提調等啓各司奴婢等寺屬漏落奴婢爭先陳告以功並除身役
其漏落者率多外方散接貧寒不實陳告者皆京居產業有實能當役
事之人今各司已受其弊自今京外各司奴婢等陳告漏落奴婢者賞
功勿除身役各以其陳告奴婢依兩班陳告受賞例賞給其已曾免役
者及新陳告者一依此例以杜生弊之源 從之○全羅道觀察使啓
外方禁酒時凡特命大小使臣下界監司以糾察之任畏於犯法不敢
饋酒殊無敬命之義今後大小使臣之來監司隨宜饋餉 從之仍命
禮曹移文諸道○壬寅朝新宮設酌○命右副代言韓惠奉宣醞賜宴

都城修築各道守領官守令等于禮曹以役將畢也○全羅道全州南
 原等二十七邑地震○癸卯御仁政殿受朝○以權軫為中軍都總制
 睦進恭戶曹叅判禹博崔沄中軍摠制成遠生左軍摠制黃象右軍摠
 制李恪元胤吳湜中軍同知摠制申商漢城府尹成揜司憲府大司憲
 宋儲司憲持平柳種善柳思訥李叔畝為忠清江原咸吉道都觀察使
 李春生尹夏咸吉平安道兵馬都節制使李中至慶尚右道兵馬都節
 制使邊順忠清道水軍都安撫處置使洪涉曹備衡慶尚左右道水軍
 都安撫處置使河自宗判清州牧使李推判晉州牧使○吏曹啓詩傳
 有曰秦已稱皇帝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元史亦有王女繫稱公主之
 文本朝禮制名號動法古昔唯王女及內職皆稱宮主蓋因前朝之舊
 而未革者乞依古制稱王女為公主以別於內職之號 從之○甲辰
 朝新宮○乙巳視事○朝新宮○革濟州站路三處旌義二處大靜一
 處○司憲府啓司宰直長張謹止其父兄和犯賊繫獄而任然行公不
 唯乖於父子之義士風不美請依律治罪 不允○丙午視事○朝新
 宮○罷都城內經行自前朝時每春秋仲月會各宗僧徒誦大般若經
 鳴螺鉢執幡蓋香火前導巡行街巷以禳疾厄二品以上官受命 行

香監察察之皆徒步從行謂之經行至是 上特命罷之○丁未進封

貞懿宮主權氏爲懿嬪慎寧翁主辛氏爲宮主 太上王聞之曰 主

上以翁主男女旣多且侍我病日久故也○朝壽康宮仍宿○黃喜來

自南原命還給職牒○戊申 兩上設酌率宗親打毬于內庭日暮

上還宮○先是忠清全羅道海中私船往往獨行多為倭賊所掠至是

兵曹啓請自今私船須滿七八隻乃許下海其所騎軍人及軍器數目

具錄京江則呈于工曹外方則呈于兩在官及附近各浦官司嚴加覈

實成給行狀以爲恒式又於發船之際附近各浦傳報都安撫使移文

各浦使之設備又巡察海島其私船無行狀下海者沒官各浦萬戶千

戶不考行狀過送者科罪 太上王從之○己酉視事○司諫院知司

諫許誠等上疏曰黃喜曾爲宰輔誣輕亂逆之罪又當垂問不以直對

其懷不忠不直之心而發於言動者明矣不置於法只黜於外俾全其

生一國臣民罔不失望今者特垂恩宥召還京師非徒駭於見聞實有

乖於 宗社大計伏望 殿下將黃喜置之於法以爲人臣不忠不直

之戒同副代言郭存中奉疏進讀 上止之親自取覽不悅曰喜罪初

無名言 太上宸斷而已卿等何以知之左右皆曰臣等未知罪名誠

對曰初喜對 上王之問飾以不直其時臺諫刑曹具疏請罪竄黜于外其狀草具在本院臣等以是知之 上曰在下者言事固當如此然喜之罪不可以不忠論且已還京不可改也○恭贊許稠啓厚陵有名日別祭依 翼祖以下陵祭例用油白餅 從之○庚戌朝新宮○都城之役畢城皆以石築之險地高十六尺次地二十尺平地二十三尺增置水門二間以通壅滯塞西箭門置敦義門城之內外開道並廣十五尺以便巡審所用鐵十萬六千一百九十九斤石灰九千六百十石收其用餘殘鐵以充各道歲貢○修築都監啓各道軍人物故者總八百七十二名命所居官復戶致賻○辛亥朝新宮○置城門都監以右議政兵曹參判工曹參判中軍爲頭摠制判漢城府事漢城府尹爲實案提調使副使判官各四人錄事八人令每十日一次巡審都城內外依式啓聞○正朝使工曹判書崔閔德回自京師○壬子視事○朝新宮○太上王餞各道監司節制使處置使于幄次柳廷顯李原鄭擢趙末生金益精侍宴○司諫院右司諫沈道源等上疏曰臣等竊惟監司專制一方守令之儀範也故每當差遣必令六曹臺諫薦舉而選用之此所以重其任難其人也今江原道監司柳思訥曾以近臣見利忘義

誣上行私陰比權緩以濟已欲原其心術之陋貪汚亂法甚矣其時
推明其罪黜之于外未幾連授高秩覲面朝著尚爲士大夫之恥今又
命爲監司臣等竊謂正已而後物正如思訥之醜行豈宜於澄清之任
哉伏望還收其命勿許叙用以勵士風上曰罪有輕重人有自新之
理思訥所犯旣輕而後授監司無有累及其身何至今日有不可乎○
几良谷千戶堆帖木兒及吾都里於靈取等來獻土宜回給絲布有差○
罷巨濟營田先是巨濟之田使騎船軍耕稼以待衛軍代騎船人多苦
之至是曹備衡以處置使拜辭極陳其弊太上王命兵曹與三議政
議之柳廷顯等同議啓曰巨濟古縣人民及在前往來耕田沿邊州郡
之民并令移入島內革其營田分給耕稼蠲免租稅又令兵船六十六
艘守禦從之○築城之役各道丁夫多逃還者分遣都監判官于各
道窮推杖之以鑑後來○癸丑視事上曰築城軍人物故甚多其故
何由工曹叅判李蕘對曰數十提調尚有朴春貴病死况於三十餘萬
軍人五六百人物故何足恠也蕘出上謂近臣曰蕘言殊非是軍人
物故豈與朴春貴等乎○上朝新宮以軍丁多死亡啓于太上王大
上王怒謂趙末生李明德等曰築城軍死者甚多卿等何不以聞耶今

幸因 主上之言乃知之不然無從而知是何異於指鹿為馬乎末生
 等慙惧 太上王即命兵曹率醫員巡行城底遍搜疾患與飢餓者死
 而暴露者又令漢城府求于城外十里之內○宣旨都城赴役軍人還
 家路上得病無人救療或致隕命誠可憫也各其境內守令驛丞親自
 臨視以藥餌粥飯委曲救療又分遣知印于各道察之○日本源義俊
 藤源賴源省等各遣人來獻土宜回賜縣布有差○甲寅朝新宮○上
 令諸道監司發廩賑救路上飢病軍人病差則計程給糧若有親眷救
 療者並給糧是役也 兩上刻意救之然軍數太多京師米貴遠方之
 人皆以牛馬布貨易米因飢致病且感春寒疾疫大起赴役時死者多在
 途及還家轉傳相染死者亦甚衆蔚山軍人有父子俱赴役者其父死
 子負其屍而還路次朝夕以食祭之歸葬于其鄉○乙卯 恭妃召見嘉
 禮色所選上護軍趙賚佐郎張脩前縣監慎幾之女于宮中初卞季良
 謂趙末生曰 太妃既薨金氏又出當為 太上更擇名家以補嬪嬙
 之闕遂建議與諸大臣上請 太上聞之曰 吾老矣不欲也請益堅乃
 許之嘉禮色選數人於是定納趙氏賜段匹絹子于賚家期有日矣
 太上復遲疑久之竟不納○朝壽康宮○全羅道咸平縣船軍崔成禮

妻一產三男命賜米○禮曹正郎權克中死歸葬光州妻閔氏攀柩而隨廬於墓側三年之後猶不欲歸親兄弟固請乃還本道觀察使具辭以聞命表閔里蠲戶役○慶尚道靈山縣地震○丙辰視事○朝新宮○太上王及 上幸東郊觀放鷹遂幸樂天亭遣宦官李富召讓寧大君提于利川○黃海道觀察使李隨經歷河迥等荒淫無度率官妓巡歷道內或並鞍而行迥妓母死不得奔喪隨於見代之日携妓而還事覺憲府劾之請置於法 上特宥隨杖迥八十收其職牒隨以甘盤之舊起自草萊不數年致位宰樞中外聳觀一朝典司方面荒淫自恣以干邦憲識者嗤之○太上王遣成均直講權克和掘沉香于羅州八歆島先是克和倅羅州時因察盞盃到八歆島見短碣在草叢間其銘略曰統和二十年道俗香徒三百餘人爲沉水香事在街見正南百步限百年克和寫其文以進故遣之竟不得而還○丁巳 兩上自樂天亭渡廣津觀獵于廣州彌羅山次于伐川 上雖期喪已畢每 太上王講武及遊畋侍行而已未嘗御弓矢○讓寧大君提來見○上謂知申事金益精曰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一爲乾豆以奉 宗廟則講武所獲宜皆薦於 宗廟今止薦於秋河據歟鹿醢皆造於秋

此又何據歟若以春醢薦於夏秋醢薦於冬春何如其稽古典以聞
築城之役搃牌頭目有率管下逃還者 太上王謂兵曹承政院曰逃
軍決杖一百已下旨矣然其頭目搃牌率其軍人而逃者不可以允軍
例論假使臨敵應變而頭目搃牌又如今日之率逃則國家安危係矣
此輩宜正軍法以懲後來乃遣義禁府鎮撫于黃海平安道同其道監
司推捕以聞其首唱率逃者枷械扭手悉送于京蓋二道逃軍最多故
特遣義禁府官他道令監司推捕當死者多會有宥旨皆得免○送大鹿
九口于奉常寺以供造醢也○賜鹿一口于左議政李原獐各一口于
兵曹代言司○三月戊午朔 兩上觀獵于加乙麼峴夕次于阿叱枝
平○賜趙末生金盃精等油鞍籠鞍匣蓑衣各一○己未 兩上觀獵
于利夫峴南山等處讓寧大君禔還利川 兩上遂還宮○庚申日量
○朝新宮設酌○兩上率宗親打毬于內庭○賜成城館學堂學官學
生酒○辛酉視事○朝新宮○兩上率宗親打毬于內庭○工曹啓闕
內常用漆器易致破壞且爲人所換請代以鍮器 從之○戶曹啓各
寺府庫標以字號官吏分掌出納已曾受教而各司因循舊例別有出
納官吏請依立法施行掌者有故令掌務官代之 從之○刑曹啓內

資內贍仁壽府皆爲御庫其漏落奴婢爲他司奴婢所陳告者以典農
寺奴婢充賞 從之○壬戌親傳 宗廟啓聖殿文昭殿健元陵廣孝
殿獻陵寒食祭香祝○朝新宮○宣旨修城軍人或患疾病深可矜恤
故四置救療所醫藥粥飯隨宜救活領軍守令雖知軍人疾病不送救
療而使抵物故有違守令奉法之意其軍死者十六名以上職牒收取
決杖六十六名以上笞五十還任於是追罪守令皆身受笞杖不許收
續○日本九州摠管源義俊遣人奉書來獻土物請還對馬島倭人○九
州前摠管源道鎮遣人獻土宜○癸亥視事○親傳 獻陵欄墻修補
先告事由祭香祝○朝新宮○前此司僕直長爲禡祭獻官 太上王
曰禡祭祭黃帝雖親祭之其歆格未可必也豈可使此輩祀之命禮曹
更定以啓○甲子朝新宮上壽○命收宦者鄭澄職牒充金羅道水軍
○乙丑視事○朝新宮○以廣孝殿供上不潔罷內資判官成扱直長
許繇職○禮曹啓大小祭享宰牲人等齊宿時饋食且官作淨衣冠臨
時許著從之○禮曹佐郎房九達答日本國西海道駿州太守源公書
曰所獻禮物謹稟堂上啓納無諭請還人民年前移文各道挨尋未獲
今於使人細問各人出來年月四郎五郎對以近日之事尚或遺忘况

三四年前事何能記得因此無憑換刷惟照人回就將土宜付送領納
○一歧州宮內大郎謹奉啓朝鮮國執政閣下伏承尊重勳止萬萬歲
僕雖爲本國生民所仰貴國恩澤今九州欲負貴國恩義評議未定籌
策已半若有反逆謀僕必未別請貴朝闕下可以奏聞伏惟賜恩恕○
一歧州上萬戶道永遣人來獻土宜○對馬島舟越左衛門大郎遣人
來獻土宜請還本島被留倭人○丙寅朝新宮○兩上講武于牛峯臨
江等地次于楊州楓川之原監司崔府率經歷金萃楊州府使李繩直
等來謁仍獻方物○都啓文賚進官戶曹叅議許咳遣人來報今三月
十五日天下兵會于北京將北征○全羅道長水錦山南原鎮安珍山
龍潭地震○丁卯遣人致祭于紺岳山之神○兩上次于長湍黃海道
經歷金熙來謁○戊辰兩上觀獵于臨江次于牛峯縣猪洞黃海道觀
察使柳暉七站察訪洪齡等來謁各獻方物平安道觀察使亦遣人獻
方物○坡平君尹坤卒停朝市三日 兩上在行在聞計輟肉膳 太上
悼不及拜府院君兵曹承政院啓日期之喪大夫降諸侯絕 太上曰
我行此制久矣外間未之知耳君聞大臣卒減膳雖無古制臣爲君喪
三年君爲臣去三月肉膳不亦可乎以山嵐瘴氣可畏固請乃勉從之

仍命立三日減膳之法坤性寬厚有風彩以功臣富貴保全世目以福
翁謚昭靖容儀恭美昭寬樂令終靖子三希夷希齊三山○己巳兩
上觀獵于大屯山 太上王射獐鹿各一還次于猪洞判海州牧事趙
慕來謁○庚午 兩上觀獵于牛峯之梨峴次于松林龍屯之野遣人
致祭于松嶽五寇山德積之神留後禹洪康來謁仍獻方物留都群臣
遣吏曹判書許遜來問安仍獻酒果○辛未 兩上詣齊陵行祭 太
上王初獻 主上亞獻左議政李原終獻夕次于 齊陵洞口所井之
原○壬申 兩上觀獵于海豐之烽火山等處次于臨津江邊○太上
遣內官金重貴賜祭于尹坤之殯○癸酉命都鎮撫崔閔德節制使崔
雲率出番軍士屯宿于郊待翼日入京慮軍士之勞苦也○兩上還宮
留都百官詣闕問安○甲戌視事○朝新宮○慶尚道密陽昌寧地震
○乙亥視事○朝新宮○兩上置酒率宗親打毬于內庭○命還黃喜
科田○丙子慶尚道漆原縣地震○上王及 上幸箭串觀放鷹遂幸
樂天亭○上遣禮官賜祭于尹坤教曰生盡忠誠謂之委質歿加吊恤
所以報功稽諸古章咸率是道惟卿家傳善慶世襲勲庸加以器宇寬
洪而能斷襟懷明智而不苛由是而能感會風雲歷揚中外或補袞銀

臺或連城州牧巡問關西權衡銓部所在稱副綽有聲名然此則在卿
猶爲細行爾念昔逆臣包藏禍心陰挾宗室構亂我國家于時群賢齊
憤奮竒戡定卿亦推誠戮力翊戴我 父王遂使神器再安以至今日
之休勲闕無比爵位已崇惟予寡人纘承丕緒既賞賚之何加惟圖任
焉共議豈期中路殲我舊人諒盡傷而莫追將菲薄而侔奠於戲良臣
佐命丹書藏帶礪之辭人主念功茂渥合泉扃之賁○命還李稷科田
○兵曹啓庚子年以後各道監司所報溺死船軍百四十七人曾命戶
曹船軍溺死者隨給喪葬之資具錄啓聞以爲恒式今溺死者數多而
米豆題給一不啓聞是必不奉行前旨也乞令依前降教旨題給命下
戶曹移文各道施行○丁丑 兩上自樂天亭到廣津讓寧大君提判
廣州牧事李稜判官金宗瑞京畿觀察使崔府經歷金萃等來見江邊
遂觀獵于劍斷山 太上王射鹿四夕 兩上還宮○宣旨都城修築
時各道軍人等在道物故者依他例復戶致賻○戊寅朝新宮○泉連
坊新宮成 太上王往觀之遂留宿○金羅道觀察使報濟州旌義
縣監乘船遭風千戶等發小船救之小船敗溺死者六人○命政府六
曹議邊事以中國有達達之變故也○己卯 上朝泉達坊新宮 太

上不豫遷新宮 上侍 太上王宿于新宮○各殿房直各廳城上各司城上前此皆以其人爲之凡百名至是定以奴子復立各殿供上負木及繕工監助役各處炊料負木其人并三百九十名各司奴隸典守器物者謂之城上高麗初令州縣吏聽候京師謂之其人欲以收聚人心如古質子後待之漸賤凡賤事無不爲之○庚辰 上侍 太上王宿新宮○辛巳 太上王及 上幸東郊觀放鷹晝停于樂天亭夕兩上各還宮○壬午 太上王幸泉達坊新宮 上視事朝泉達坊新宮置酒擊毬夕 兩上各還宮○癸未日暈 上御仁政殿受朝御便殿視事○朝新宮打毬于內庭○日本國九州摠管源義俊等遣人來獻土宜回賜絲布有差○甲申視事○罷京畿右道水軍僉節制使黃得兩職以擅離任地來謁行宮也○禮曹啓今之葬者全信方位形勢之說有葬於村落之間者多矣居於近地者或有逼令遷徙仍占田廬以爲農業小民全失產業不堪愁嘆誠爲痛心願自今下令中外允大小臣民葬於村落之間者痛行禁理如有犯者許令陳告先罪葬師從之○日本國對馬州左衛門大郎遣人來獻土宜禮曹佐郎答書曰足下專人惠書并獻禮物謹稟堂上啓納所諭本島和好事若宗考六至誠歸

附則當啓聞禮接如舊惟照人回就付土宜領受○乙酉朝新宮○太
 上王及 上幸鐵原等處兩議政司饗司僕內禁內侍衛節制使都鎮
 撫左右司禁節制使隨駕是夕駕次抱川下郊京畿監司崔府來獻方
 物江原道觀察使亦遣人獻方物○丙戌 兩上觀獵于寶藏山等處
 太上王射獐猪各二又獵于甫音伊金藏山 太上王射獐三夕次永
 平下郊崔府獻酒果○是月中外大疫死者甚多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十五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十六

夏四月丁亥朔 兩上觀獵于鐵原高石亭等處 太上王射獐猪各

一○次于妙真院之野鐵原府使李揚來見崔府獻酒果○成吉道觀

察使遣人來獻方物○黃海道饑命設倉賑之○上聞全州府尹權湛

病遣醫賈藥治之○守 陵宦者判內侍府事甲德希死賜賻紙百卷

及棺槨仍命京畿監司令廣州收殮○戊子 兩上觀獵于加乙麼峴

太上王射鹿二○夕次于馬山之原○留都群 臣遣叅贊卞季良來

問安仍獻酒果賜季良鹿二李原鄭擢鹿各一金益精獐一及代言司

兵曹獐有差○江原道監司遣人來獻土宜○平康人全彥家適失火

太上王賜彥衣○已丑駕次連川松折院之原連川縣監金穩來見○

內瞻少尹曹仲林奉夏享大祭膳肉祭酒來獻○京畿監司獻酒饌○

庚寅觀獵于佛祿山 太上王射猪一○次于揚州大灘之邊京畿

監司獻土宜○京畿饑命發倉賑之○司憲府啓請黃海道觀察使柳

暉判黃州牧事鄭孝文判海州牧事趙慕等罪 上曰柳暉等皆職帶

民事今當農月不可以曠其任其速令行公先是行幸牛峯之時暉以

豐川長洲兩鎮兵馬使為支應差使負使防禦虛踈鄭孝文趙慕等擅

離任地輒詣行在章以監司不即考察又於啓本不署名故並劾之○
慶尚道監司崔士康啓巨濟新徙之民穀種口糧未能轉輸將失農業
誠爲可慮請以右道水軍營田所出分給使不失時待秋還收以爲後
日其島還上賑濟之備從之○自元敬王后薨懿嬪明嬪雖在慎
寧宮主常主內事太上將御泉達坊新宮故宮主自蓮花坊新宮先
移入○辛卯兩上觀獵于薪田洞鐘懸山太上射猪鹿各一○又
次揚州東存野○壬辰兩上晝停于綠楊新院平李伯剛趙大臨南
暉鄭招權蹈自京來謁上奉太上王還新宮政府六曹咸進問安
昌寧府院君成石璘星山府院君李稷等亦進問安上還宮○癸巳視
事○慶尚道金山知禮等處雨雪○甲午視事○朝新宮○禮曹啓慶
尚右道處置使都鎮撫荅對馬島左衛門書曰人來備知起居清勝欣
慰欣慰論及滕次郎子謹稟我使相大人遍送京都所送扇子五柄義
無私交以難接受顧以足下事我本朝至誠無二肆用啓納聊將土宜
虎皮一張付回人惟照領○乙未朝新宮○丙申上停詎晨朝賀議
政府率百官獻表裏鞍馬諸道亦奉箋進方物○上朝新宮太上王
置酒動樂宗親政府六曹判書光祿寺卿權永均都摠制李澄和敦寧

李湛禮曹參判李孟昉兵曹參判李明德知申事金益精等侍宴其餘
入番宰樞代言兵曹饋于外廳下逮軍士僕隸皆賜酒果讓寧被召來與
○還給及弟李馨期紅牌左議政李原參贊卞季良啓收紅牌故事所
無故有是命○丁酉朝新宮 太上王及上幸豐壤宮 太上王謂兵
曹代言司曰今在佞流安置人等若至予百歲之後主上必以父王時
罪人不爲之赦以此曾召黃喜李稷還于京中矣洪汝方功臣吉畝之
子也今在長湍縣但以職在言官其言如此耳豈其背我哉予近日屢
過其家思欲使之還仕忠義衛其告三議政金益精鄭招等對曰汝方
所犯匪輕使居長湍得保首領亦其幸也遂不召還○大司憲成掄等
上疏曰竊謂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有一毫懷二之心則天誅所加而王
法所不赦也豈可容於覆載之間乎開國以來亂逆之徒奸回之輩前
後相望恭惟我 太上王殿下特垂寬仁不置於法 主上殿下續承
大統是遵是式天地好生之仁至矣盡矣爲凶徒者宜當小心荷恩之
不暇而賊臣之子朴義孫反懷怨懟發言告官原其凶惡死有餘辜其
他不逞之徒如義孫者安知其無有也臣等職忝耳目不勝憤疾竊惟
不忠之黨陰畜異志人主知而不討則非特爲惡者無所懲戒馴致其

變亦未可知也芳幹父子爲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也天斃芳幹而孟宗尚存逆賊李茂尹穆姜思德柳沂趙希閔朴習姜尚仁李灌沈証任君禮鄭安止閔無咎無疾無恤無悔具宗之宗猷宗秀權堡身雖顯戮至於緣坐之人并從寬典許衡崔湜裴鴻漸權輜李良幹黃吉至金思純金英貴朴叔義申孝昌乘機叛逆情迹甚著廉致庸房文仲權約李奎誣毀 太上金陽俊田思理黨附逆臣金漢老陰譎欺君李叔蕃今將之心見於言動金訓罪干不忠而皆得保首領甚非天討有罪之義伏望 殿下斷以大義將上項叛逆不忠之人與夫律應緣坐者依律科罪以戒後來以慰臣民疏上留中不下○禮曹判書李之剛答日本國九州前揔管源道鎮書曰書來得審迪吉喜慰殊深所獻禮物謹已啓納諭及和好對馬島事曩宗彥六再使人國家禮接如舊其書契語涉無禮不敢啓聞爲答彥六若能修誠恭順我朝其被留人民亦且啓達遣還惟照今因使回就付土宜異照領又答揔管源義俊書曰疊承辱書備審動止協吉仍承發回被虜人一名感喜交深所獻禮物謹啓收納諭及宗周侍者等移文慶尚道推刷其名等已曾身故宗周侍者彥三郎次郎四郎等三名就付差來源奇帶回其餘本是對馬島人必待

宗彥六至誠歸順方許遣還惟照姑將土宜并授來使不腆爲愧○故
司諫閔滌妻姜氏無嗣以族姪內資尹徐彌性女爲收養姜氏異姓四
寸兄金沔姊夫閔安脩爭財賄夜殺姜氏塚移葬憲府劾啓命沔杖一
百安脩以元敬王后之族但罷其職○戊戌 太上王及上畋于抱
川永平等處是日畋于芒午站扶明山○夕次永平之機池○己亥
兩上畋于狄站馬山等處還次抱川之柵田放驅軍防牌五百名○庚
子駕還豐壤離宮○辛丑 兩上至自豐壤 太上王御新宮 上還
宮○壬寅視事○朝新宮○司憲府上疏曰竊謂賞罰人主之大柄不
可以不明苟或不明則爲善者無所勸爲惡者無所懲信賞必罰然後
可以治天下國家矣近年以來罪干不忠者獲蒙 聖上好生之仁得
全性命臣等以爲人臣之節莫大於忠敬若無忠敬法所當討義不可
以共戴一天也李續侮慢王室罪當誅戮洪汝方心懷不敬非毀 上
德李慈蔡知止金自溫李安柔梁汝恭宋乙開李叔福軍國重事擅不
啓達心與朴習未始不同李之直田可植盧異暴揚 太上所無之失
以累至尊李陽明反黨之直構辭誣啓不敬之罪均矣李根李有喜姜
宗德鄭之唐金益廉職在言官逆臣致庸置不請罪臣等究其所以雖

若有深淺之可議原其所懷則難逃於天討也明矣黃喜不直之罪亦不可以輕赦而乃召還復其爵秩實有虧於常典伏望 殿下斷以大義將上項人等按律施行昭示賞善罰惡之法以慰臣民之望疏上留中不下○吏曹啓各司官負都目當次人等並於歲抄去官因此窠闕不足未能盡差且新差官亦未知司中典故眩於施爲殊失任事之義自今四人去官處則六月二人歲抄二人二人去官處則六月一人歲抄一人一年二度去官或五人三人處則亦令臨時量宜去官 從之○吏曹啓濟用監錢帛出納事務繁劇直長錄事以宣差知印架閣庫錄事當次人恒式差下一年兩度相適故全不用心奉職坐待適日自今上項知印錄事差事簡他司別選文算有能勤謹人差下 從之○癸卯 上服袞冕率群臣遙賀聖節如儀○上命行判內侍府事申德海判內侍府事盧希鳳依李注崔閑例致贈今後實行二品以上宦官依式致贈○上朝新宮○通事金時遇回自遼東言 皇帝以達達寇邊於今月二十一日上馬親征○太上王召卞李良李之剛曰恭妃旣生世子然君王繼嗣不可不廣與三議政及大司憲成掄司諫沈道源等選可爲嬪媵者二人以聞先是禁十六歲以下女子婚嫁 太上

上王曰大小人年老者其子女豈不欲婚嫁以速選揀停禁婚○甲辰朝新宮 太上王及上觀放鷹于東郊○平安道監司啓漢人十三名到閩延郡時中國邊民避達達絡繹至平安道境上皆遣還遼東○乙巳視事○朝新宮○朴義孫伏誅義孫逆臣習之子也沒爲昆南縣官奴其母乃習出妻也居京師義孫惡役賤爲書呈于觀察使崔士康其略曰一夫之歎六月降霜一女之怨三年大旱石使母子得以同居天幸也士康以聞 太上曰義孫本當死予特貸之不自知省反懷怨憤耶下義禁府獄治之處斬○大司憲成掄等言竊謂善惡之念積於中而後形於言發於事逆臣朴蔓蒙上至恩得免其罪曾無報効之志反懷怨懟之心與朴義孫實是相符宜加天討以絕妖孽而尚全性命誠有乖於國家之典伏望斷以大義按律施行疏上留中不下○丙午大風雷電大雨雹○豐壤離宮水閣頽初 太上王於離宮之西引水爲池疊石爲岸而構亭於其中最爲清爽是日大風拔柱置諸北岸之後距亭十餘步有若人撒而積之者○以尹子當爲漆原府院君延嗣宗谷山府院君權文毅禮曹叅議李揚工曹叅議許誠知司諫院事○令鏡城郡諭野人指揮弓只刷本國逋亡人口十餘以來賞賜緜布○丁

未視事○朝新宮○甲士陳德中誣告古阜戶長李諒亂言杖德中一
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戊申 上朝新宮 太上王及上觀放鷹于
東郊晝停于樂天亭 太上王還新宮 上還宮既而 太上王不豫
上促駕詣新宮因留侍疾宗親駙馬文武二品以上月間起居宗親留
宿于宮中兵曹代言司會直○庚戌遣左軍都掄制李順蒙如京師賀
千秋 上侍 太上之疾不能出使百官拜箋于昌德宮○辛亥 太
上王疾彌留上不進膳○壬子議政府請禱于道殿佛宇諸名山 上
命分遣人禱之○王旨 父王殿下累日未寧京外二罪以下已結正
未結正放免○命各道大小使臣毋得上京問安召讓寧大君提于廣
州來侍疾○乙卯遣星山府院君李稷禱于 宗廟左議政李原禱于
昭格殿○丙辰禁問安諸臣嚴兵衛○五月丁巳朔 上在新宮 太
上王疾劇 上憂懼命參贊下李良前大司憲金自知奉常少尹鄭宗
本供正庫副使李通以星驪法卜其吉凶○戊午 太上王疾大漸
上罔知所為柳廷顯李原請更禱于神佛靈應處又赦中外一罪以下
上曰禱神佛姑且除之即下教曰 父王殿下寢疾日久自永樂二十
年五月初二日已前除謀反大逆毆及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

殺主蠱毒魘魅謀故殺人但犯強盜子之於父妻之於夫奴之於主謀
殺未成情迹已著外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宥除之敢以宥
旨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分遣知印于諸道宣布○己未嚴勒諸
衛分守時坐宮洞口增入直甲士之數命議政府諸曹時散宰樞之問
安者不得詣宮前各於洞口聚會政府堂上一人諸曹堂上中一人入
兵曹問安而退宮中謹慎禁人出入喧嘩○庚申遣右議政鄭擢于興
天寺谷山府院君延嗣宗于僧伽寺設藥師精勤判左軍都摠制府事
李和英于開慶寺設觀音精勤○命衛士分二番迭相入直加遣鎮撫
各一人隊卒各六人分守都城門以備非常○太上王疾稍愈○辛酉
慶尚右道水軍都安撫處置使洪涉卒○壬戌遣判敦寧府使權弘于
津寬寺設水陸齋戶曹判書申浩于吉祥寺設羅漢齋○張兄和死于
貶所扶餘兄和興德縣人登第累歷中外治事敏快然貪婪猜險守舒
川順天南原等邑盜用官物及爲金羅道觀察使多橫斂賂權貴入己
者亦甚多欲滅其迹故燒營庫取怨於民事覺奪告身流于扶餘至是
病死○癸亥命刑曹臺諫義禁府同議從流付處人當蒙赦及未蒙赦
者以聞○甲子上奉太上王移御于蓮花坊新宮以疾篤避方也

上及諸王子皆徒步以從 上自侍疾以來藥餌飲膳皆親自奉進及疾
篤通宵侍側未嘗解衣交睫群臣皆以爲憂○三軍將帥率軍士周廬
環衛○檢校贊成事趙仁瓊卒輟朝三月○乙丑 中宮與世子移御
于宜山君南暉之第以宮中未寧也○錦川府院君朴訔卒訔字仰止
全羅道羅州潘南縣人高麗判典校寺事尚衷之子生六歲父母俱歿
零丁孤苦稍長奮發自知讀書年十九登第補厚德府丞累轉至開城
少尹壬申七月我 太祖開國出知錦州事政最拜左補闕甲戌又知
永州事 太上王在潛邸訔素屬意嘗致書曰猥以狂愚過蒙知遇免
錦州三年之任參門下一朝之榮忽被僚友之彈實予自取復忝軍民
之寄惟公所容嗟學問之未優恨言行之或謬孤貧且疾志氣猶存
閣下不以衆人待之我豈以衆人酬之既爲 閣下生也亦當爲 閣
下死也今 閣下同君之休戚共國之存亡則所以寄死生於 閣下
者非媚竈也竭駑鈍於昧時者非爲身也門客如麻賢愚並進苟皆有
志孰不如斯丁丑召拜司憲侍史雞林府尹柳亮嘗以事辱訔訔不屈
曰如至公年我亦如公何相逼如是耶朝廷尋以亮潛結降倭謀背本國
令憲府治之執政以訔嘗爲亮所辱必能摘發乃有是除訔上臺亮在

庭仰視輒俯首垂淚意嘗必念舊怨也吏執案詣嘗嘗投筆大言曰豈以非
罪陷人於死遂不署乃保亮無他得不死後亮爲政丞謂嘗曰亮誠小
人欲執鞭終吾生以矣執政遂惡嘗出知春州事戊寅之變領兵而至
太上留之進拜司憲中丞己卯判司水監事尋知刑曹事庚辰 恭靖
王冊 太上爲世子除仁寧府左司尹世子左輔德轉左散騎常侍
太上即位除刑曹典書辛巳移戶曹典書賜翊戴佐命功臣號下教褒
獎轉兵吏二曹典書加賜推忠翊戴佐命功臣號進階封潘南君壬午
爲江原道都觀察使癸未尹漢城府遷承樞府提學甲申復罷封潘城
君尋尹雞林朝議以爲功臣不可出外乃止丙戌爲全羅道都觀察使
朝廷遣宦者黃儼求濟州銅佛所至肆威諸道觀察使趨望下風嘗獨
待之以禮儼戢其兇焰不敢肆還自 太上曰 殿下忠臣唯朴嘗而
已尋召拜左軍同知摠制戊子叅知議政府事兼司憲府大司憲時河
崙爲左政丞事皆裁決右政丞以下皆署押而卜嘗事有不便起至崙
前力言不可不納則不押俄拜刑曹判書己丑以潘城君爲西北面都
巡問察理使兼兵馬都節制使庚寅受命監築平壤城工訖以聞 大
上王遣朝官就賜宣醞表裏還拜兵曹判書復拜大司憲移戶曹判書

癸巳改封錦川君冬祭贊議政府事兼判義勇巡禁司事允折獄不曲
循輿意求得其情見訊杖無定數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乃啓定訊杖
一次三十以爲恒式人多賴之進階崇政吏曹判書丙申三月判右軍
都摠制府事五月拜議政府右議政十一月進左議政兼判吏曹事戊
戌 太上王欲禪位于上而不顯言嘗揣知之謂沈溫曰近日 上旨
卿其知之乎又曰 上之處事無有不善終必無患其意謂雖行內禪可
保其終無患也溫以嘗言具達於 上上不義嘗言而尤不是其與溫
言也即啓 太上王及禪位之後 上自 太上王曰嘗嘗與溫言內
禪之事以此觀之嘗非純臣也 太上曰予言將欲內禪嘗親聞之故
有是言也沈溫既得罪嘗啓 太上曰溫爲吏曹判書多用私人
太上默然不答時人譏之曰嘗不能自反而咎溫之用事乎金漸每於
公朝見嘗必大唱曰卿所用之人皆立於卿之門者也我等所囑之人
皆不聽可乎嘗無以對嘗雖多用親戚朝中名士悉選用之人亦不甚
怨也嘗有揣摩之能善伺候 人主意已交春 太上欲幸平康等處
意已定召嘗及柳廷顯李原曰吾欲簡其衛從暫遊平康而還廷顯曰
今農務方殷雖欲簡其衛從 兩上行幸民弊實多嘗對曰 上旨

甚當原依違其間 太上傳旨曰領議政之言予敬而聽之左議政之言亦豈佞臣哉嘗大變色不恟於廷顯辛丑十二月以病辭罷相以府院君就第及寢疾 太上賜藥問疾且賜內膳不絕又遣內嬖人于弟命之曰朝夕之饌惟其所欲視予所御 太上不豫猶遣宦官問疾嘗聞 太上疾彌留泣曰老臣病且已矣 聖明之主宜享萬年奚至如是奉年五十三輟朝三日官庀葬事諡平度布綱治紀平心能制義度豈識見明達侖竒偉議論確實出入中外聲績甚著 太上王深加器重議大事必使與聞子葵薑萱○是夕 太上王疾轉劇內外皇皇政府六曹皆會于宮門外夜二鼓 上謂承政院曰 父王之疾似未痊愈令有司備梓宮○丙寅 太上王薨于新宮春秋五十六 太上王聰明英睿剛健寬仁博觀經史貫穿古今備嘗艱難洞識情偽以一藝一善名者無不庸祭先必親莅事大必盡誠委任宰相裁抑宦寺信賞必罰不以親疎有間任官授職不以歲月循資崇文教修武備行儉德去奢華二十年間民安物阜倉庫充溢海寇賓服禮備樂和綱舉目張性尤不好神仙佛氏之道革寺社收奴婢減土田 元敬王太后之喪命遵禮典不作佛事止令設七齋皆從儉約 陵側不建寺謂近臣

曰陵室百歲之後予所歸也不可以污穢縉徒近之也七齋亦當不設
但中朝信佛事大之國不可遽異也又謂近臣曰予於 健元陵齊陵
建寺者以遂 太祖之志也故近日亦鑄鍾以懸開慶寺然未足稱於
予心今王后之喪予當立法以示後嗣萬歲之後子孫之從否在彼又
嘗語左右曰感世誣民莫如仙佛吾嘗觀李軌祖傳而知仙道誕妄之
尤也又謂近臣曰今聞王后之齋大小人負下至僕隸雜沓喧嘩幾於
千人佛無靈則已有靈則此非敬事之道也遂令忌晨及大夫士庶人
追薦之齋皆設水陸赴寺之人有數焉○上發哀於內徒跣被髮百官
舉哀以素衣烏紗帽黑角帶入就位通贊曰哭衆官哭十五舉聲通贊
曰四拜衆官四拜訖通禮門引衆官移班近東衆官皆跪班首進名奉
慰通禮門引衆官出群臣皆失聲號哭執禮者至不能辨節次雖僕隸莫
不悲慟○沐浴飯舍設冰盤乃襲設奠設 靈座魂帛立銘旌以泥金
篆書曰上昇 聖德神功太上王梓宮設朝夕奠上食允朝夕奠上食
上侍於几筵之側駙馬行奠獻禮允喪制一依古禮○以谷山府院
君延嗣宗爲守陵官議政府叅贊卞季良吏曹叅判元肅爲殯殿都
監提調清平府院君李伯剛爲山陵都監都提調判右軍都摠制府事

朴子青前判江陵都護府事沈寶爲提調左議政李原右議政鄭擢爲國葬都監都提調贊成事孟思誠戶曹判書申浩工曹叅判李蕝爲提調○禮曹啓自殯後至卒哭除社稷外大中小祀一皆停之停朝十日卷市五日卒哭前禁嫁娶屠宰三年不用樂卒哭後大祀始用樂從之○禮曹啓 聖德神功太上王喪制參酌 太祖康獻大王喪制及恭靖大王喪制施行 從之○政府六曹請進粥 不允○丁卯延嗣宗卞季良啓曰 殿下自侍疾以來至今不進膳恐傷 聖體 上曰昨日政府六曹請之卿等今又請之子當夕而聽夕奠後政府六曹咸進涕泣啓曰 殿下自 父王疾劇以來迄今不進膳聖人垂訓有曰無以死傷生願 殿下節哀進膳以全大孝 上乃進淡粥小許日止一次○戊辰小斂衣用十九稱 上與宗室哭躡而退以時熱遂大斂衣用九十稱○分遣大臣告喪于社稷 宗廟永寧殿廣孝殿○上護軍趙資謂知申事金益精曰吾女雖未成禮已有涓日入宮之命義當成服益精以啓命禮官稽禮經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死如之何孔子曰誓齊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乃令趙氏入壽康宮與諸嬪御成服其飲膳服御供奉如官主之例○己巳禮曹定喪制以聞

上服斬衰服制用文公家禮諸王子同卒哭後擯免喪服以白衣烏紗帽黑角帶視事若朔望別祭及九千喪事皆用衰服期而小祥服練服再期而大祥服禫服二十七月釋禫服即吉 恭妃殿亦服斬衰 誠妃殿宮主翁主齊衰三年懿嬪明嬪宮主公主翁主並斬衰諸殿侍女同宦官斬衰圓領生布巾生麻帶 王世子斬衰三年文武群官斬衰大袖圓領布裹紗帽帶用生麻白靴卒哭後應干喪事外白衣烏紗帽黑角帶終三年武官內三軍甲士三日而除 殯殿國葬山陵三都監內前銜各品及行首牽龍喪服與百官同內侍茶房有職事前銜各品及諸府知印書題給事白衣白布裹紗帽帶用生麻白靴卒哭而除白布裹紗帽麻帶以白衣白笠終三年議政府六曹三軍錄事架閣庫錄事宣差房知印諸司吏典白衣白布裹平頂巾帶用生麻白靴白笠終三年前銜二品以上白衣白布裹紗帽麻帶白靴卒哭後以白衣白笠黑角帶終三年中外前銜大小品官白衣白布裹笠白帶白靴卒哭後白衣白笠黑帶終三年生貧生徒服同中外庶人男女僧徒白衣白笠白帶三日而除卒哭後黑頭巾白衣黑帶諸道使臣守令聞計第六日頭巾白衣白帶卒哭後黑頭巾白衣黑帶諸道使臣守令聞計第六日

成服早晨設香案於公廳去素服著斬衰入就位四拜哭盡哀四拜退
母得輒離任赴闕許遣人奉箋陳慰沿邊不用舉哀 宗廟署官文昭殿
啓聖殿直入 廟殿內着常服出則著白衣 元敬王后守陵官守陵
宦官從百官例 從之○禮曹請用易月之制 上曰易月之制漢唐
以下中主所為非先王之法 大妃之喪禮官承 父王之命定用易
月之制予再請於 父王山陵之後乃釋孝服今欲使釋服於二十五
日則反不及於前喪也予欲衰服三年然不可以衰服視事故欲於卒
哭後權免喪服以白衣烏帽黑角帶視事若遇喪事皆用喪服祥禫之
制一遵古禮百官可依易月之制釋服議政府六曹啓曰 太祖之喪
大行太上王從易月之制釋服宮中實行三年之喪故臣等敢以此啓
耳今聞 上旨不敢更啓但臣子一也 殿下方在衰絰而群臣釋服
有違於義乞使群臣於卒哭後釋服 上許之○太上王所黜肅恭宮
主金氏請服喪不許○上始食粥○禮曹啓成服儀及朔望奠儀成服
儀曰其日忠扈衛設 殿下幄次於殯殿前近東隨地之宜設 王世
子幕次於 殿下幄次之後近南 知通禮引 王世子就幕文釋服易
素服 易 時至通禮門分引宗室以下文武群官入就位知通禮引 王

世子入就褥位立定判通禮導殿下詣幄次即座禮曹判書進當幄
前俛伏跪啓禮曹判書臣某言請 殿下為 上昇聖德神功 太上

王成服啓訖俛伏興尚衣為 殿下釋素服易衰服簾捲判通禮導 殿

下出幄詣几筵側北向褥位立判通禮啓請再拜哭 殿下再拜哭盡

哀典儀曰再拜哭 王世子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哭盡哀禮曹判書跪

啓禮畢判通禮導 殿下還幄次即座知通禮引 王世子還幕次通

禮門引群官移班近東班首進名奉慰訖通禮門分引宗室以下文武

群官以次出朔望奠儀曰 饌品如大歛奠後 九祭奠皆倣此 前一日忠扈衛設 殿下

幄次於 殯殿前近東隨地之宜設 王世子幕次於 殿下幄次之

後近南通禮門設 殿下版位於殿庭道東近北北向設 王世子位

於 殿下版位之後稍南北向設宗室以下文武群官位於外庭文東

武西中心為頭異位重行俱北向 宗室於道 西在前行 其日質明執事者八奠祝

版於 靈座之左設香爐香合并燭於 靈座前設尊於戶外之左設

洗於東階東南北向執事者洗盞拭盞升自東階置于尊所奉饌升奠

于 靈座前判通禮導 殿下詣幄次即座知通禮引 王世子就幕

次通禮門分引宗室以下文武群官入就位知通禮引 王世子入就

位禮曹判書進當幄前跪啓請行禮判通禮導 殿下出幄至拜位北

向立啓請再拜哭 殿下再拜哭盡哀典儀曰再拜哭 王世子以下

在位者皆再拜哭盡哀判通禮導 殿下詣盥洗位盥悅訖導 殿下

升自東階詣 靈座前北向立啓請跪三上香進香進爐奠香奠 近侍

進茶酒 殿下酌茶三奠酒奠酒亦近侍為之 判通禮啓請俛伏興小退跪大祝

進 靈座之左西向跪讀祝文訖判通禮啓請俛伏興再拜哭 殿下

俛伏興再拜哭盡哀導 殿下降復位判通禮啓請再拜哭 殿下再

拜哭盡哀典儀曰再拜哭 王世子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哭盡哀禮曹

判書跪啓禮畢判通禮導 殿下還幄次知通禮引 王世子還幕次通禮

門引群官移班近東班首進名奉慰訖通禮門分引宗室以下文武群

官以次出○庚午大雨○奉梓宮將殯于壽康宮 上乘素輦宗室駙

馬及兵曹承政院徒步以從以兩命除百官侍衛軍士被甲執兵自新

宮至壽康宮門外分立路旁各二重兵曹勒諸衛分守街巷遂殯于壽

康宮之正殿前期用輓及熟石薄石築假室基于正殿中間以石灰塗

其隙布地衣安平床床上又布竹席地衣褥席又設帳褥席屏風於殿

中近北空處以備魂帛冊寶假安之地時至諸小臣共舉柩安於床上

南首覆棺衣以油單裹之用自正布束之用煎黍稷稻梁各二筐手足
置四筐其餘則設於左右諸小臣共舉假室加於柩假室之制度柩床
長短廣狹先設四面地防木次立四柱於其上架梁拘椽用椽繩細木
作壁以葦簞帖其內又以片竹挾之下釘以厚紙再三塗之次以朱雀
玄武青龍白虎帖四面次以圓環下地防四旁次以熟麻大繩穿環結
之時之去其北隅壁與地防自南向北推移覆于柩上還障北隅以泥
塗外面及上次以熟麻布其泥上次以厚紙塗之設自綃滿頂及帳置
靈座於攢宮之前南向立銘旌於靈座之右設蓋扇各二於靈
座之前設靈床於攢宮東乃設奠上居倚廬于廣延樓之東其制
中一間四面附舍覆以茅每日朝夕奠及上食上侍几筵之側奠訖還
廬次以爲常至發引而止○以領議政府事柳廷顯爲山陵使左議政
李原爲總護使○承政院啓迎送魂文其辭詭異不合於初喪哀戚之
情請勿用從之○辛未上詣殯殿率百官成服仍行望奠○設初
齋于藏義寺○遣刑曹判書李潑左軍同知掄制李隨奉表箋如京師
告訖請謚仍賫大行王行狀以行文武百官以白衣烏紗帽黑角帶
拜表樂部陳而不作訖告表曰緣臣薄祐遽罹咎殃叩地呼天五內

分裂瞻望宸極禮謹告終箋曰自緣薄祐遽失嚴顏攀呼莫追哀痛罔
極瞻望儲禁式虔告終請諡表曰節惠賜謚惟帝王之大公易名顯親
實人子之至願冒陳愚懇庸瀆聰聞竊念臣父先臣邈處弊封幸逢熙
運恪遵侯度常輸執壤之誠特荷聖慈屢霑自天之澤何圖此日奄辭
盛朝若稽成規宜請殊誦伏望敷勸忠之殿推恤孤之仁誕降德音以
旌貞魄臣謹當夙興夜寐思切效於微勞地以天長祝倍勤於多壽箋
曰聖朝恤典惟節惠以勸忠人子至情在顯親而致孝俯彈悃悞仰瀆
高明竊念先父叨守邊封早承眷顧常克勤於述職以效微誠迺不永
於享年奄辭昭代率由告終之禮顯望易名之恩伏望記先父嚮慕之
深憐孤臣哀痛之切導宣睿澤下慰貞魂臣謹當恪守蕃於緹岑恒申
祝於鶴禁行狀曰前國王姓李氏諱某字遺德 母妃韓氏以吳元年
丁未五月十六日辛卯生 王聰明好學早有令聞洪武十六年癸亥
年十七中高麗科第戊辰十月以書狀官從門下侍中李穡入賀 帝
正辛未九月 母妃薨王廬於墓側欲從憂制時麗運既窮主昏政亂
忌 康獻功高德盛會 康獻墜馬病篤謀傾甚急 王知之倡義決
策洪武二十五年壬申七月與諸將相翊戴 康獻化家爲國 康獻

既即位封王爲靖安君甲戌夏 太祖高皇帝命遣親男入朝 康獻以
王通經達禮賢於諸子即遣入朝敷奏詳明 帝優禮遣還戊寅九月
康獻寢疾彌留人心危疑將相大臣皆屬望於 王王以恭靖王嫡
長請傳位於 恭靖 康獻許之恭靖自謂未有繼嗣且以 王有德
有功庚辰二月冊爲世子其年十一月以疾傳位於 王今 上皇帝
踐祚之初 王遣使表賀永樂元年癸未四月 帝遣都指揮高得左
通政趙居任來賜誥印繼使翰林待詔王延齡等賜袞冕九章自是十
五年間寵賚胥至天下聳觀戊子五月 康獻即世 王哀痛罔極居
廬五月衰服終制戊戌六月 王以世子提失德廢之請封今 王爲
後是歲八月又以老疾請傳位於今 王己亥七月對馬島倭賊犯邊
王分命諸將以舟師攻破其島得廣東浙江等衛男婦被虜在島者
百四十人悉送京師八月 帝遣太監黃儼賫勅賜宴永樂二十年壬
寅四月二十二日 王感疾至五月十日丙寅薨于正寢享年五十六
在位十九年釋位居閑四年 王勤儉寬仁畏天恤民崇學必祀親賢
樂善聽政之暇觀覽經史每至夜分儀章法度一遵古昔煥然大備薨
逝之日臣民哀慕如喪考妣云 承政院啓曰 殿下居喪次宿衛不

可不嚴請以內禁內侍衛各十人內吹螺赤二人各具兵器入直于廣
延樓下 從之○傳旨于承政院曰禮初虞以前主喪者無行禮之文
故予於 母后之喪若朔望有名日則親行奠獻至於朝夕奠上食皆
使宗親奠獻今欲依此例如何金益精等對曰 上教允當○壬申命
兵曹堂上一人都鎮撫一人與承政院一處入直趙末生啓曰 太上
殿宣字旗織紋旗宜藏之內殿 上曰殿內亦有織紋旗何必此時入
內乎末生曰此旗所繫匪輕不可暫時置外即以宣字旗織紋旗及圓
牙牌十二烏梅牌三十五入于內○禮曹啓禮記諸臣在他國聞喪爲
位而哭曾入朝使臣聞訃即日各於所館月臺東邊設位前設香案
使臣及從事官異位重行東向哭盡哀再拜禮畢路次用白衣烏紗帽
黑角帶如詣闕時用常服淺淡色遼東發還日始著衰服 從之○遼
東人李生吉朴仁吉等四十餘人避達達之亂來至江界○持平辛繼
參進封章代言等曰今 上居廬不聽政難以啓達宜待視事之日繼
參不得啓乃請遣還讓寧事也○政府六曹間一二日間起居至卒哭
而止○兵曹啓倭奴或擅自出入或逃匿不現各道監司守令亦不用
心考察今後不用心檢察守令監司並依法科罪其不肯撫育非理役

使使至逃亡情狀見著者守令家長亦并論罪 從之○癸酉命谷山

君延嗣宗行 殯殿朝夕奠及上食奠獻之禮宗親駙馬皆不與焉○

禮曹啓 太上王水陸齋宗親及本曹官皆依前定數代言一各殿速

古赤并八別監小親侍并十行香使及宗親本曹堂上郎廳祝史一代

言速古赤外勿用飯床飯床不過五貼 眞前佛前及供僧外若饅頭

麪餅侈羨之食一皆禁之 從之初齋雜人聚會幾至數百故有此啓

○甲戌三軍甲士上言禮曹定喪制庶人僧徒皆於卒哭後除服臣等

宿衛多年只行三日而除反不若僧徒庶人人各痛心乞令改詳定卒

哭後除服 從之○議政府六曹請暈雨已甚小進酒不許責承政院

曰居喪飲酒非禮也汝等何敢將非禮之言傳啓乎知申事金益精等

啓曰 殿下自 太上疾劇以後專不進膳今已二十餘日今當暑濕

之時以 至尊之體居茅茨之下臣等恐傷 聖體 大妃之喪 太

上日遣人勸進膳與酒 殿下重違 太上之命抑哀進膳今則異於

是矣是以臣等罔知所措不計是非敢煩 天聰 上曰飲酒之請予

終不聽今後勿啓○乙亥令左司禁內禁衛二十人入直于廣延樓南

墻下右司禁內侍衛一十人入直于廣延樓北墻下皆具兵器從承攸

院之啓也○司憲府上疏曰臣等在今 聖上諒闇之日敢瀆 天聰
不勝兢惶竊念讓寧大君提旣不順於君親得罪於國人屬藉當絕恭
惟我 太上殿下只默于外早爲之所又及 太上未寧之日命召侍
側恩渥至矣成服之後猶在禁中誠有乖於大義臣等及政府諳曹已
於前日將上項事理啓達迨今尚未蒙允臣等深有憾焉伏望 殿下
體春秋謹嚴之法即命默外絕其往來以符 太上之意以慰臣民之
望 宗社幸甚○司諫院上疏曰臣等竊惟讓寧大君提得罪於君
父而出居于外當 太上殿下失豫之時召至禁中今歛殯成服已浹
數旬尚居禁中大小臣寮深以爲嫌在 殿下友愛之篤則至矣其於
宗社之大計何如且 太上殿下旣有成命伏望斷以大義遣還本
處以慰臣民之望 宗社幸甚以 上方在喪次皆不得啓○丙子大
水傷禾○懿嬪權氏慎寧宮主辛氏不啓於上剃髮爲尼後宮爭相剃
髮備梵唄之具晨夕作法 上禁之不得○戊寅設二齋于開慶寺○
慶尚道星州金山陝川巨濟地震○己卯以延嗣宗老病賜酒○庚辰
誠妃設奠于殯殿○辛巳賀節日使吳陞馬籍賚進官許駭等回自
京師言達達布滿遼東廣寧山海衛等處掠奪不已以故晝則登山四

望夜乃潛行傳聞北京以北及西北甘肅等處皆被其害三月二十二日皇帝親率大軍北征詔諸路益發軍馬會行在所○壬午政府六曹復請曰今天連雨不霽已十餘日矣 殿下雖進酒何損於大孝伏望為 宗社強進一杯以保 聖體永綏黎元 上曰予性不好酒以不飲為安然大臣請至再三勉從其言乃許進燒酒半杯而止○有人言上居廬之事於判府事致仕趙庸庸不覺涕泣曰自漢文易月以後歷代君王未能行先王之制唯宋孝宗乃行三年之制然豈若我 主上之孝誠耶不圖老夫幸保餘年得見千載絕無之事也吾今而後死亦無恨○遼東人文長命妻携所生男女到義州江邊云避達達之亂○上以皇帝北征嘗遣人問起居而以方在衰經令政府六曹擬議以聞皆云不可以私喪廢君臣之禮宜稱王用印一如常例卞季良許遲以為依中朝易月之制於二十七日後遣使 上曰於奏本稱國王用印於禮部議政府呈狀○癸未清平府院君李伯剛設奠于殯殿○命更議欽問起居事柳廷顯李原鄭擢許稠李之剛李孟昉承文院提調韓尚德等議 殿下雖居衰經欽問事重恐不可稱哀子稱王用印一如常例後日如有解送逃來人口事令議政府申達則朝廷知以欽問

時稱王用印者重其事也卞季良議曰 殿下不用易月之制於卒哭前不釋衰服其後尚且權免視事而朔望祭及凡干喪事皆著衰服以終三年是則山陵之前不可稱王用印顧 皇帝起居不可不問蓋不可以私喪廢君臣之大禮但於奏本不可稱王唯稱孤子似亦不背於理遣使若在二十七日之後則稱王用印以據天下古今定制亦何害於義哉 殿下於所當擅便之事不用易月之制群臣亦皆則效以至卒哭獨於欽問一事權從易月之制稱王用印如此則忠孝兩得元肅議曰奏本稱王用印於禮部遼東令議政府申呈似有未便 山陵前凡有奏啓皆稱孤子於禮部遼東政府申呈則可矣於奏本旣稱王用印則禮部遼東亦當稱王用印而以二十七日後填日 上曰季良之言無歸宿處莫適所從元肅之言曲盡予初亦欲如是而不果也乃從廷顯等議○甲申以朴矩為慶尚道水軍都安撫處置使○叅贊許稠上書曰我 太上殿下於歲乙未令禮曹詳定國喪儀制左議政李原以判書親稟是命臣於是時承乏儀禮詳定所提調粗聞其略同副代言郭存中以別監掌其事受提調晉山府院君河崙布置菟輯勉齋黃氏儀禮經傳通解續杜氏通典朱子家禮朝廷頒降 太祖高皇帝發

哀條章及我 太祖康獻大王喪葬儀軌而參考立草更數年而彙具以凶事不預不忍啓聞因循未成歲己亥 恭靖大王上昇臣以禮曹判書具其本末啓聞喪禮一從新定儀制明年庚子 元敬王太后升遐喪事尤加恭商供應其儀軌視 恭靖大王喪葬儀軌加詳於是國喪儀軌已定然 大王太后兩喪之制若期限及服玩儀仗等事不同故今遭 太上王之喪禮官不能無疑臣愚竊謂今服玩儀仗依 恭靖大王喪葬儀軌此外事無大小一依 元敬王太后喪葬儀軌施行若百官喪制停樂期限依永樂二十年五月初十日禮曹所申而舉行之則庶合事宜 上使人傳旨曰已知卿意然不可以一人之言定之其與三議政下叅贊更議○以判中軍都摠制府事韓長壽爲欽問起居使○議政府六曹請曰臺諫請遣還讓寧大君子外乞賜俞允不從○諸道觀察使兵馬節制使水軍處置使皆上箋陳慰○乙酉設三齋于津寬寺○平安道博川泰川嘉山定州大水山崩漂沒民戶死者甚多 上命賜穀賻恤○六月丙戌朔 上率百官詣殯殿行朔祭○韓長壽發行奏曰永樂二十年五月二十五日陪臣吳陞等回自京師欽聞車駕巡幸北方伏惟聖躬萬福謹備進獻禮物差陪臣判中軍都摠制

府事韓長壽賫領前赴行在欽問起居今將禮物開坐謹具奏聞黃細
苧布二十匹白細苧布三十匹黑細麻布五十匹人參一百斤雜色馬
一十匹賜長壽衣服笠靴藥餌通事崔雲衣一領○議政府六曹與大
司憲成拵啓曰讓寧大君提性行狂悖義當遣還若在京師復肆狂妄
殿下不得保全反不遂友愛之心况已亥春提在廣州中夜步出而亡
太上旁搜乃得召政府六曹曰今以提授卿等提之去就臣等實任之
殿下不得私也 大妃之喪提來侍殯至卒哭而後還歸然當時上有
太上九國家之事無不聽斷與今日不同宜從臺諫所請遣歸于外且
孝寧以下宗親不宜常在闕內喪次宜各遣歸私第喪次只與朝夕奠
上曰諸君在喪次何不可之有讓寧之事予更思之若義當遣還予當
親諭而遣之○丁亥朝奠始依平時例獻燒酒○遼東人男婦二十三
人避達達之亂到昌城○同副代言郭存中啓曰臺諫請遣還讓寧于
外上書論請者至三以未有命啓未得啓 上曰政府六曹昨日亦請
之答以更議待政府六曹之來予當親說○戊子政府六曹問安 上
曰予審思讓寧之事 大妃之喪亦且卒哭而還歸大事乃人生一度
也以人子之心何忍遣之○己丑平壤君趙大臨設奠于殯殿○臺諫

詣闕又請出讓寧○政府六曹問安 上諭之曰讓寧之居外也 太
上召見之日少 太后之喪侍殯以至卒哭 太上允行幸必召見又
留京師至累日者數矣今梓宮在殯遣歸于外情所不忍李原對曰
殿下友愛之篤難以名言但今日之事異於前日此臣等所以敢請也
上曰予將親說○賜酒于山陵都監○庚寅臺諫復言禋不可以留于
內郭存中以前日 上教答之持平辛繼參曰讓寧曾得罪 君父不
可久留于內願以此復啓○辛卯政府六曹啓曰 殿下自視疾以來
久不視事今又諒闇不言群臣罔攸稟令古之帝王多以衰服視事我
大行上玉居 太祖喪亦服衰視事蓋以軍國重事不可廢也伏望
上遵太上已行之禮下循群臣懇迫之情以衰服視事于倚廬使百官
有所施爲 上曰勉從所請如有重事代言入啓又啓曰臣等前日請
讓寧之事命曰予當親諭而遣之迨今不出實爲未安臣等竊謂 太
上深知禋之狂妄俾處于外又知 殿下友愛之篤讓寧雖有小過必
施私恩以禋之狂妄至於大不可則 殿下不得以私恩廢公義故其
出入進退囑之臣等非棄之也乃欲保全也今 殿下以友愛之心使
之久處于內倘有檢小交構必不能逃於公義後世反以 殿下爲非

不若早爲之防使得保全之爲愈也 上曰 大妃之喪 太上使讓寧入侍殯卒哭而後還者蓋爲送死人道之終也今遭大故率哭之前何忍遣還雖居數月有何所爲 山陵既畢則必還矣李原曰 太上嘗曰百歲後不可如今日遺教至矣豈以 山陵前後爲限哉臣等於讓寧之事以義請之則 太上未嘗不允臣等今日之言義正言順太上在天之靈必以爲是臣等期於得請 上曰予將親說使出于外柳廷顯等叩頭而退獻納鄭萃亦欲啓此詣闕聞是命而退○壬辰中宮與世子還御昌德宮○讓寧大君禔還利川○設四齋于開慶寺○癸巳司憲府上疏曰竊謂黨與之禁不可不預亦不可不嚴金漢老陰誘讓寧助爲不善及其事覺當置於法恭惟我 太上殿下特從寬典只流于外逮至年前又從其願移置竹山其與讓寧所居比近臣等以爲讓寧得罪於國旣放于外漢老爲人心本謫詐得居密邇他日構禍恐或有之伏望 殿下將漢老移置遐方不得與讓寧相近以嚴禁防以慰臣民之望 上曰憲府近日得請讓寧之事謂其又得請而有此言也且漢老從便非安置也甥舅之間音問相通何不可之有其勿復言○兵曹啓平安道出來遼東逃軍男婦並給口糧分運押送如有

持兵成群而至者守禦將帥固守阨塞不許入境萬一闖入臨機應變從之○丙申全羅道都觀察使河演啓道內都城修築軍人放還之後病死路次者一百四十一人乞依赴役物故軍人例賻以米豆從之○上以昌寧府院君成石璘西原府院君韓尚敬平陽府院君金承霆老且病命食肉○己亥設五齋于津寬寺○庚子上率百官詣殯殿行望祭○上聞吏曹判書許遲病篤命食肉○辛丑上始以衰服在廬次視事代言等亦以衰服啓事○議政府禮曹因許稠上書議國葬儀仗以聞領議政柳廷顯禮曹判書李之剛參判李孟昉等請用大駕儀左議政李原曰宋至道三年太宗之喪有司請大駕儀仗鹵簿萬八千九百三十六若全用其數則慮山途近隘車騎填委望加裁定詔用其半然則前此用大駕鹵簿之數明矣今山陵之路非近且隘請用大駕儀仗右議政鄭擢請用太祖國葬時吉仗參贊卞季良曰前者禮曹啓云大行太上王喪葬之制一依元敬王后喪制事已施行呈報政府臣始知之君王之喪豈可援引后妃之例書之史冊傳之後世禮曹及政府大臣咸以謂宜更啓請用太祖及恭靖大王喪葬之制臣謂恭靖大王之喪儀仗之數減於太祖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龍

扇鳳扇等物是已今宜從 太祖喪葬之例若 太祖時未備而詳具於 恭靖之時者當從 恭靖之例以至元敬太后之喪不關后妃而可采者采之臣之志也蓋 太祖之時大作佛事及至葬也佛儀甚多殿下巴汰之矣 恭靖王儀仗減於 太祖不可施於今日且 太后之喪后妃之制不可援以爲例宜加斟酌更考古典勒成一典於事爲宜 上命用大駕儀仗○壬寅視事金益精啓曰宋帝在喪經皆以內詔施行今允啓依舊奉教如何 上曰使異平日可也於是敬奉 王旨只曰敬奉口傳王旨只曰口傳奉教曰啓代言稱臣署名下諸曹山陵後復舊○讓寧大君禋自利川來設奠于殯殿而還 上命內臣送至利川賜豆十石紙四十卷○癸卯禮曹啓曰竊稽古制國喪內無禁刑期限謹與政府六曹同議皆言無知之民以爲不用刑罰犯法者多乞徒流外依律施行從之○甲辰以軍令錯誤囚兵曹正郎任從善佐郎李孝禮于義禁府尋釋之○乙巳孝寧大君補設奠于殯殿○初上以公私稱子未精命工曹參判李蕺參考改造至是以一千五百上之頗精頒之中外又命加造許民自買○吏曹判書許遲卒遲疑重寃弘善飲酒雖多不亂所至有重譽物論期於大用年五十卒人惜之

上曰遲信任之臣也殞歛之物令攸司助其不給謚齊戴執心克壯齊
典禮不愆戴○司憲府上疏曰金漢老爲讓寧之舅助爲不善及其事
發不以實啓其用心至爲陰譎今乃得近讓寧所居之地安知其用心
不有甚於前日之爲者乎臣等於前日將其本末具疏以聞未蒙俞允
深有憾焉伏望俯從前疏將漢老移置于遠界以慰臣民之望不允○
丙午視事○司憲府劾請禮賓判事權執智尹裴屯直長崔淑孫進殯
殿朝夕奠不潔之罪執智屯贖杖八十淑孫以原從功臣之孫免官○
上召摠制成達生集賢殿副提學申檣判奉常寺事成槩曰慎寧宮主
辛氏爲 太上欲金寫法華經子固知不可其願鄭重似不可止卿等
繕寫之命內人監造衣鉢燈籠以備讚經之具又召僧正恂于青龍寺
掌其事初辛氏請 上親押緣化文令浮屠勸誘平民以成佛經 上
問於承政院左代言鄭招曰緣化之禁已在令甲今若親押則彼必費
擎廣張威福誇示國人人民爭相慕效必至傾家破產然後已其源一
開末流難防 上曰予亦知其不可但議於卿等爾即以承文院所藏
不合用紙給辛氏寫經○戊申日珥○視事○宜山君南暉設奠于殯
殿○刑曹據都官呈啓各色補充軍等初定屬時漏落不付形止案閑

役者在前役使本主處決給各品婢妾產子孫定限內不肯現身而後
次發露者依曾降教旨屬公從之○庚戌視事○慶善公主設奠于殯
殿○賜酒于山陵都監○傳旨于禮曹曰許稠所上書儀仗外其餘依
所申施行○辛亥命承政院曰山陵赴役軍人病者給藥餌救之○賜
酒于山陵都監○壬子視事○平安道郭山郡民金麼孛妻得顛狂疾
麼孛棄之其女四月旁求醫治之術有云碎生人骨服之則立效四月
即截左手無名指碎之和羹以進病遂已都觀察使鄭津上其事曰四
月生於微賤既無教誨之資但見其母爲父所棄不惜其身以療其病
是曹娥魯姑之儔也宜加獎勵以厚風俗命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
役○賜賻朴訔米豆七十石○癸丑是年夏陰雨連旬麥穗皆腐五穀
種多未出土初生者亦朽山郡尤甚民采草實食之左議政李原啓曰
聞江原道民飢請遣人廩之 上遣宣差廩察閭巷賑恤飢乏○慶尚
道金海密陽醴泉永川慶州基川蝗○秋七月丙辰朔 上率百官行
殯殿朔祭○慶尚道金山郡雨血○久雨後恒暘以燥○丁巳視事○
傳旨曰今年兩麥早穀皆不實民無所資各道各官飢饉者隨即賑恤
○以旱慮囚○命諸司奴婢月料給以米穀自用楮幣月料皆給楮幣

楮賤米貴人甚苦之至是以年飢給米人便之○敬寧君祔設奠于殯
 殿○發慶原倉米三萬石賑江原道飢民又輸京倉麥種給之○戊午
 恭寧君祔設奠于殯殿○司憲府啓有官守者宜當夙夜在公務盡其
 職今諸司官吏仕進後告病還家曠官廢職有違設官之意自今仕進
 後告病者以疾施行從之○己未視事○太白晝見○禮曹啓旱氣方
 熾禾苗枯槁請令僧巫祈雨徒市斷傘扇沉虎頭於揚津漢江從之○
 各衛節制使受點及義禁府忠扈衛官吏選用還屬吏曹○禮曹啓今
 雖停大小祀元敬王后山陵祥祭非古祭請行之從之○庚申司憲
 府啓今年因都城修築中外艱食且水旱相仍禾穀不登無識之徒用
 酒糜賢其弊不小自今各殿供上及祭享朝廷使臣隣國客人支應外
 公私用酒一皆禁斷從之○日本國防長豐三州太守多多良道雄遣
 人獻土宜自中宮東宮至左右政丞皆有獻物對馬島左衛門大郎
 亦遣人獻土宜○辛酉視事○禮曹啓前此赴山陵時帳殿帷宮皆
 結綵爲飾謹稽古制無飾綵之文且不潔乞除綵飾只設屏褥從之○
 日本九州前都元帥原道鎮遣人來吊獻土宜仍請對馬島倭人之被
 虜者禮曹判書答其書曰若宗彥六諭情納款當從所諭筑州府平滿

景遣使獻銅五百斤硫黃一千斤蘇木三百斤又請發還對馬島被留者○刑曹啓甲士金仁義守壽康宮門擅入讓寧大君禔及其論決反懷恚恨指禔爲上典請依律治罪命收其職牒贖杖百充軍國俗奴僕稱其主爲上典臣下謂君上亦爲上典○壬戌全羅道沃溝縣地震○全羅道水軍都安撫處置使趙菴報倭船一隻入彩雲浦虜三十餘人上遣三軍鎮撫李伯仁覆覈○癸亥視事○侍陵官延嗣宗有疾命宗親行奠獻之禮○刑曹啓司正金仁達以殯斃漣乳一器私遺讓寧大君禔請依律治罪命奪其職牒屬仁壽府奴○宦者李英有罪命奪職充軍○司膳署令宋濂嘗爲昌平縣監以官中米布濫給隣邑妓後爲公州判官凌辱經歷囚其伴人爲都城修築差使負與修築都監使朴登扶執相詰至是除本職臺省不署告身○傳旨曰京中米貴民不聊生其以倉庫陳米聽賣楮貨一張折米一升○雲城君朴從愚設奠于殯斃○甲子設元敬王太后大祥齋于津寬寺遣同副代言郭存中賜元敬王太后守陵官驪川府院君閔汝翼衣服鞍馬以再期已周也○繕工直長吉師舜以母病辭不允賜藥餌給駟騎遣之○諸道飢江原道尤甚倉庾幾竭不能賑給流移者亦不能禁上軫慮分遣

敬差官戶曹正郎權循于京畿典農少尹李教于忠清道朴潔于慶尚
左道奉常注簿裴楠于慶尚右道漢城小尹李叔時于全羅道注簿尹
敦于平安道司宰副正皇甫仁于江原道濟用注簿吳智生于黃海道
朴旃于咸吉道發倉賑之守令如有不爲用心考察以致人民浮腫者
三品以上申聞論罪四品以下直斷復命之日開具道內飢民數目以
聞○乙丑以旱斷供上酒○閔汝翼詣闕謝曰臣蒙 聖恩得終喪制
上曰卿之終制予甚喜焉命厚饋下逮守陵執饌人○領議政柳廷顯
啓曰今歲雖飢來春必尤甚今宜嚴其法令使守令賑恤待來春乃遣
敬差官 上曰廷顯之言乃憂來歲之飢也然今饑饉如此予何忍視
之予未能親巡諸道察民之飢故乃遣官賑恤○遣僉知司譯院事朴
叔陽解送遼東逃來男婦五十名于遼東○戶曹啓山陵伐石軍今因
暑濕得病者多請造病屋十餘間令僧徒將盞醬粥米治療 從之○
丙寅視事○丁卯上以諸道饑饉而山陵事重爲憂朴子青等言發丁
夫一萬乃可集事代言等請曰發京畿船軍一千名城中諸司奴隸及
富民坊里役夫可得千餘名又以優價給車商可得牛數百頭一牛力
可當十餘人如此則發外方丁夫不過二千亦可以輸石輸石旣竟則

隊尉工匠合數千人豈不能辦事子青等亦以爲然乃發近道丁夫二千人且令十日通番○日本九州節度使源義俊遣使獻土宜且請發還對馬島人被留者○己巳守陵官延嗣宗以疾歸第○議政府參贊許稠上疏曰臣按范祖禹曰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君喪自漢以後以日易月及宋朝宮中實行三年之喪至於外庭必君臣一致者以其爲君父有輕重不可以訓後世故也臣伏觀大行喪制卒哭後殿下權免衰服以白衣烏紗帽黑角帶視事若朔望別祭等九干喪事皆用衰服期而小祥服大祥服再期而大祥服禫服二十七月釋禫服即吉實用三年之制矣至文武百官則卒哭之後以白衣烏紗帽黑角帶終三年如此則爲父爲君之服其流之弊將或至於父道重而君道輕臣爲君之服無練禫之節尤不可以訓後世也宋高宗朝侍臣羅點等建議乞令群臣於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角帶每遇朔望臨朝奉慰凡干喪禮皆以衰服從事山陵之後期與再期則又服之至大祥後除此於臣子行之非有甚難可以略存三年之制當時臺諫執議以爲點等所爲雖未純如古亦存遺意可以補助名教詔從之臣愚

伏望許令在朝文武群臣依宋朝故事期與再期復用衰服則練禫之節不缺而可以略存方喪三年之遺意矣且禁婚一事臣恐宜有差等昔朱文公言於朝其略曰至於飲食起居之節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疎之等以爲降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後許軍民三月之後許士吏覆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大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然後行吉禮焉乞依朱文公之說自一月之後許軍民三月之後許無職兩班子弟卒哭之後許四品以下小祥之後許三品二品以上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則庶合事宜上曰期與再期及凡干喪事當用衰服卒哭前禁婚之法已立不須更論前此本國禮制未備太上王授稠禮官定國恤立朝儀制祭禮稠察稽古禮朝儀祭禮已定而國恤立藁未上及再掌國恤革俗習悉遵古制○庚午 上率百官行殯殿望祭○視事○執義朴安臣等上疏曰臣等前日將金仁義之罪累次申請未蒙俞允不勝憾憤再瀆天聰仁義以宮門之任擅入讓寧罪固不細及其決罪之後不服其罪及自恚怨苟非心懷不忠者必不至此其爲罪逆不可容釋 殿下只收職

牒發充軍役有同常犯實爲未便臣等且以爲 殿下之於讓寧友愛之誠出於天性若惜此輩而不誅則儉邪之輩妄行私意敢說大言以傷 殿下友愛之誠終累讓寧保全之計者未必不由此輩伏望命令鞫問明置於法以爲後戒不勝幸甚 不允○遣司譯院注簿葉孔賁解送遼東逃來男婦二十三名于遼東○兵曹啓元續六典未尺才人不事耕種相聚爲盜自今令所在州郡籍其人口不使流移許令平民婚嫁今才人未尺彼此流移並皆刷括還本其不用心考察守令啓聞論罪 從之○前都節制使崔龍和卒○辛未 上以平城府院君趙洵老且病命食肉○司諫院上疏曰甲士金仁義宿衛宮禁君臣之分見非不熟及守宮門擅入讓寧受罪之際發憤悖逆其懷二心明矣憲府將仁義之罪累次申請只今贖罪大小臣僚罔不憾焉伏望俯從憲府所申明置於法以戒後來 不允○壬申召漢平府院君趙洵曰守陵官延嗣宗有疾欲以卿代之洵對曰此臣之所願欲而未得者也頓首受命○罷戶曹參議許駭正郎李安敬職贖杖七十以承國葬伐石病軍救療物件行移之命而住滯累日也○伐石軍物故者皆賻以米豆○漢原君趙璿設奠于殯殿○癸酉前摠制金月下免喪來見賜米

豆十五石○漆原府院君尹自當卒輟朝三日謚靖平寬樂令終靖洽而無音樂○平安道平壤江東嘉山安州博川熙川麟山慈山蝗○咸吉道兵馬都節制使啓兀狄哈兀郎哈等雜種不甲冑不成列與戰長於弓矢難以應當請用木造立防牌每當戰時列於前行令騎槍騎射者居後雖怯弱者必不北走 從之○乙亥全羅道同福和順地震○日城君鄭孝全設奠于殯殿○禮曹啓 大行太上殿下功德隆盛曠古罕有請上廟號 從之○丙子視事○是時倭船出役於全羅忠清海島中望兵船則奔避遇私船則輒掠奪朝議以爲若使良將率勁卒乘私船之輕快者出海中以誘致之乃發強弓勁箭加以火炮庶幾可捕縱使未捕賊亦不敢輕我私船矣 上然之乃以上護軍金祐生爲全羅道海道察訪大護軍申得海爲忠清道海道察訪尹得民爲京畿海道察訪各於本道擇船上有能者裝私船五隻每隻騎三十餘人撻十五隻迭爲三運邀伺草竊倭奴於全羅等道仍賜祐生等內藥又命曰瘴海之氣可畏爾等往其道可食肉遂令各道監司備送酒肉○咸吉道觀察使以道內饑饉請減採金軍 從之○丁丑罷判原州牧事車指南職以前大司憲金自知代之指南本不學無知在任抑買部民

馬匹段子私竊官中什物又奸官妓六人司憲府移牒江原道觀察使
具得其實上疏請罪 上以指南 大行上王原從功臣只罷其職指
南起自吏胥驟至二品當官貪污時人鄙之未幾病死○平安道祥原
雲山朔州价川龍川順川義州隨川理山撫山宣川遂安蝗○日本國
大內多多良道雄九州前總官源道鎮揔管源義俊遣人獻土宜○戊
寅日本一歧州上萬戶道永民部少輔平滿景對馬島熊壽九州上使
平民少早川美作州前司入道尚嘉等遣使來獻土宜○己卯益平府
院君石根設奠于殯殿○庚辰視事○司諫院上疏曰金仁達私通讓
寧其罪已著 殿下以好生之德末減後來何懲伏望依永樂十六年
教旨將仁達置之極刑以警其餘不勝幸甚○辛巳江原道觀察使啓
道內飢民共四千二十四人○壬午視事○司憲府上疏曰金仁達私
通讓寧之罪義不可以輕釋刑曹司諫院疏請其罪未蒙俞允臣等深
有憾焉竊謂令出而奸生法下而詐起此爲國之大患也恭惟我 大
行上王殿下曾下旨略曰讓寧大君所欲狂悖放置于外奸詐之徒欲
圖後功交通生變者嚴治其罪其防微保全之計深矣仁達爲人雖不
足責分減內膳竊行私贈當其按問對不以實至於拷訊乃不能隱其

罪不可少貸 殿下釋此不誅其於 太上立法之意如何伏望明置
於法以戒後來 不允○傳旨于戶曹曰京畿黃海平安江原忠清等
道因雨水兩麥不實民無麥種於慶尚全羅二道可糶麥種以備之○
昭悼君妻沈氏設奠于殯殿○癸未司憲府啓仁順府副丞趙石山於
太上昇遐三日之內司直尹敬老於五日之內共奸上護軍李攝妓
妾勝西兒殊無人臣哀感之情攝亦於母喪三年內與妓妾共居如毆
其妓至於告狀俱無臣子之意請依律科罪○上以李攝長於咸吉道
邊邑不識事理且派連宗室故免之石山敬老各杖一百石山削忠義
衛籍石山敬老皆功臣之子然罪干不忠故不宥○甲申恭妃未寧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十六

(B)
732.55
4724
[v.4]
no.5
0163663

昭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4]
no.5